

# 古今

半月刊 第十期



論古今  
二入山陰



# 朱竹垞詠古詩

梁鴻志

「漢皇將將用羣雄，親許淮陰國士風；不分後來輸繆灌，名高一十八元功。」「海內文章有定稱，南來庾信北徐陵；誰知著作修文殿，物論歸師唯孝徵。」此朱竹垞太史詠古二絕句，作於康熙二十六年丁卯，罷直南書房之第四年也。首章言始受殊知，終歸擯棄，次章言文章有價，毀譽不公，皆極其侘傺不平之意。長沙周應市（壽昌）「思益堂雜記」謂此詩為高江村所作，自是得諸前輩傳聞。余以為此詩刺當時之變革，禁近諸公，江村固在其中，必謂專指江村，亦嫌穿鑿也。

按竹垞以康熙十八年己未召試鴻博，授官檢討，年已五十有一，江村少於竹垞十六歲，是時已官中書舍人，且於兩年以前先直南書房，在帝左右矣。（江村以康熙十六年丁巳入直南書房。）故竹垞於將應召試之時，先以古意一稿投高舍人，有「寄言鸞鳳侶，釋此歸飛鳥」之句，蓋不願應試授官，頗冀江村為之張目也。越四年，為康熙二十二年癸亥，是年正月二十日，竹垞亦被召入南書房，且賜禁中騎馬，二月二日，復賜第黃瓦門東（今稱黃華門），恩遇甚渥，是年有「憎蠅」「憎鼠」二詩，語多諷刺，未知何指？是時江村雖同直南書房，已罷侍讀，又有題高侍讀江村圖二詩，則循例題圖，無所寄意也。明年甲子，竹垞因輯「瀛洲道古錄」，攜善書之僕王綸充翰院供事，藉錄四方經進書，忌者謂請掌院學士牛鈕形之白簡，遂降一級用。（竹垞書懷銘曰：「予入史館，以楷書手王綸自隨，錄四方經進書，繪善小詞，宜興陳其年見而擊節，尋供事翰院，忌者謂請學士牛鈕形之白簡，遂罷予官，歸田之後家無恆產，聚書三十楹，老矣不能遍讀也。作銘曰：「奪僕七品官，寫我萬卷書，或默或語，孰智孰愚。」）出南書房，有旨奪所賜居，自禁垣徙居宣武門外，計官禁近前後備一年耳。故移居宣南詩，有「詔許移家具，書難定客蹤；誰憐春夢斷，猶認隔城鐘」句，即詠奪居徙宅事。

牛鈕劾竹垞後，越二年丙寅（康熙二十五年）即逝去，徐健菴誌其墓，徐鈕之交誼可知。江村嘗合明珠以傾索額圖，繼又合徐健菴以傾明珠，以其時考之，則鈕之彈章，恐健菴江村皆與有力焉。然竹垞罷官之年，又有再題高學士江村圖二詩，亦無憤懣不平語。

康熙二十八年己巳，江村已擢少詹，扈從聖祖南巡至杭州，駕幸其家之西溪山莊，賜御書「竹園」二字額。是年九月左都御史郭琇劾其植黨營私，招搖擅騙，於是江村遂與王鴻緒陳元龍同時奉旨休致回籍。（徐健菴已於前一年五月以疾乞休，命以原官解任。）故江村自銘其硯，有「丁巳己巳凡十三年，夙夜內直，與爾周旋語，蓋謂丁巳直南書房，至己巳放歸田里，前後十三年也。徐高既先後去位，左副都御史許三禮復專劾健菴，疏凡再上，第二疏且辭速江村，所謂去了「余案檜（指余國柱），來了徐嚴嵩（指徐元文），乾學似龐涓，是他大長兄」之語，及「五方寶物歸東海，萬國金珠貢滄人」之對皆列之疏中。（今人誤傳三徐在政地時，京師謂之語曰：「萬力玉帛朝東海，一點丹心向北辰。」）

是頌而非刺也。實未見許三禮彈章者。雖朝旨嚴飭許氏，然徐高之勢已漸見不振矣。明年庚午，竹垞復補原官，（據清史列傳稿：二十九年補原官，是庚午歲也。）然未嘗再直禁近，或者以徐高已去，故得右遷歟？

又二年，爲康熙三十一年壬申，竹垞即乞假歸里，將出都，王石谷爲畫山水贈別，有七絕一首紀之。是年竹垞年已六十四，從此不復出山，江村里居已逾三載，亦垂垂五十矣。

翌年癸酉（康熙三十二年），竹垞以姚雲東（綬）所畫「寒林鷓鴣」立軸贈江村生日（按姚畫今尙藏故宮博物院），江村題二絕句云：「鷓鴣無言立北風，孤村竹樹自成叢，不知鎖向雕籠者，得似寒山野水中。」「野港菱蕩起柁風，往來不離稻花叢，茂林茅屋棲遲慣，忘却多年直禁中。」款署朱竹垞同年以此贈予生日，昔日與竹垞同直南書房，每有江湖之思，今共在寒山野水中矣，因和雲東詩於左，并索竹垞題句，時康熙癸酉秋九月廿一日，書於柘西之簡齋。竹垞題云：「雲東三絕有唐風，貌得山禽占竹叢，誰分偶然題句在，兩人心會不言中。」款署「余既以雲東逸史畫贈江村題識，仍索余和，後有孟梁計有功見之，當爲我紀其事矣。」此軸不知何時收入內府，高宗題云：「鷓鴣何嘗畏北風，雕籠常鎖海棠叢；竹窗既有江湖思，何事頻懷玉禁中？」蓋深致不滿於江村也。阮文達「石渠隨筆」著錄是畫，其案語謂「竹垞與江村志趣不合，觀此題可見其人，讀御題益曉然矣」云云。蓋闡發高宗詩意，右竹垞而抑江村也。

又江村所著「書畫消夏錄」成，竹垞爲之作序，亦癸酉年九月事，余謂竹垞江村志趣不合，固不待言，然必謂竹垞之擯出南齋，爲江村一人所辭就，恐亦未的，蓋以贈畫和詩及書成作序二事觀之，匿怨而友其人，或亦竹垞之所深恥也。

又越十年癸未三月（康熙四十二年），江村隨駕入都，超授侍郎，留京者三十餘日，恩禮優渥，終以母老辭歸，撰「蓬山密記」紀其事。明年甲申，遂卒於家（江村卒年六十），而竹垞亦已篤老矣。汪景祺「西征隨筆」醜詆江村，至謂江村之死，由明珠以慢藥毒之，又謂江村告歸，過江，即見鬼物，歸抵平湖，不數日死，蓋由於怨家江黃之陰報。以余考之，恐皆齊東之語，蓋江村承召再起，旋即告歸，距明相斥革之年，已十五載，（明珠革職康熙二十七年事，此後未入政府，卒時在四十七年。）恐明珠已無此氣力，即使明珠果欲置江村於死地，則當江村被劾休致之時，儘可行之，何必待之十四年以後耶？又江村於癸酉三月隨駕入京，四月即乞假歸里，直至翌年始沒，其非由鬼物作祟，抵家即死，亦從可知矣。汪氏所紀康熙朝事，往往據道塗傳說者書之，其戾於事實者，亦不止此二事也。總之健庵江村皆綺歲以文字受知，早登顯仕，然多滋謗口，未享遐年，（健庵以康熙三十三年卒年六十四），竹垞雖晚獲一官，十年踰躅。然生前老壽，生後高名，舉非健庵江村所能企及。「潛園」一集，「銷夏」一編，試與竹垞著述絮短論長，恐文章定稱終歸徐庾矣。余偶讀竹垞詠古詩，恐世人歸獄江村，於是就所知聞紀其本末，或與竹垞題畫詩中所謂孟梁記有功者不甚相遠耶！

# 聖城被困記

翼公

博都是法蘭西西部的名城。在博都的東南，有個小城，宜於養病，並宜於避暑，那就是皮亞里。離皮亞里四十多公里之遙，山路起伏，樹木茂盛，顯出一種特殊的鄉村風光來，那時候便可發見另一城鎮，住居海濱，環境清靜，氣候涼爽，以視皮里亞，有過之而無不及，那就是聖上突留斯了。這地名又長又難讀，因此有人簡稱為「聖城」，實則「聖城」之稱，祇有羅馬教廷梵蒂岡，是當之無愧，區區偏僻之地，安足以語此？俱為行文方便計，姑存此名。

我早慕「聖城」之名，但數度赴法，均無機會觀光。說來也奇怪，巴黎失陷的前夕，我巧恰留居聖城，巴黎淪陷後，德軍佔領該地，遂致交通梗阻，與各界不通音訊者，幾達兩月之久。虧得我最先離開聖城，然而被困海濱，足足亦有四十九天，近年來幾經風波，對於我平凡的一生，也算加上一些點綴，我在當時，便有那麼感想，而今舊事重提，令人徒增感喟耳。

## 二

前年五月中，西歐大戰開始，我剛從他處回到需蒙湖畔，朋友們忽然又要我到法國去走一輪，使命好像是很冠冕堂皇的，為公為私，當然是無可推諉的。因此一口允諾，並約定石蔭同行。我們五月底赴里昂，沿途情況相當緊張，却還看不出法國有打敗仗的模樣。一過里昂，情形不同了。沿途上車的旅客，多半穿戎裝，彼此竊竊私語，語氣中彷彿露出前方不穩樣子。我對石蔭說：「這車直達博都，維希不停，我們帶着這麼多的東西，究竟怎麼辦呢？」石蔭是處事十分精細的人。答道：「博都有人照料，我們到了那邊，把情形打聽明白再說罷。」於是我們把帶去的麵包水果，置在桌上，預備在車上過夜了。

車廂共有六個座位，除了我們二人外，還有一位形同難民的老太太。她一個人閉目凝思，一言不發。後來無意中看見她從手皮包中取出一張小照片，好像是她的兒子的照相。難道她兒子已調赴前方，母子情深，無法抑止，所以她心中鬱鬱不樂，這樣也够使人可憐了。另一位是年逾六十的老軍人。服裝簇新，儀表非凡，一望而知有地位的高級軍官。我早想和那位老軍官攀談，而沒有機會。後來火車停了，好久不開動，我禁不住問他：「先生你可知道我們幾時可到博城？」從此一問，他也就笑顏逐開，不但很和氣地答復我的發問，且和我一句一句交談下去。我遂恍然剛才聽到的不穩消息，不是全無根據的。我還問他在車上看的是什麼書，他告訴我佛朗士的小說。石蔭在旁插了一句：「這時候看看文學書倒很有意思的。」他便微微地一笑，不做聲了。

## 三

直到第二天下午四時才到博都。因為火車遲到，月台上旅客越擠越多。可是腳夫，一個影子都不見，沒奈何，只好由我們自己動手，把行李從車廂搬下，石蔭首先下車，連聲地說：「真不得了，真不得了！」我下車一看，原來車站兩旁行李堆積如山，老幼席地而坐，情形相當紛亂，博都如此，前方情勢更可想見了。

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居然找到一個旅館，把行李安置畢後，連忙把周君邀來，他一見面就說：「巴黎十分吃緊，說不定就要遷都，維希各機關也都星散了，開會是休息了。」我們聽了他話，便決定先與巴黎通電話，問個明白，但結果果然不出周君所料。石蔭嘆一口氣說：「早知如此，何必多此一舉！」我說：「聖城是到葡京必經要道，與其留在博都，不如早一天到聖城等候消息。」商之周君，亦以為然，因此我們在博都只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下午六時又趕到聖城。

#### 四

在聖城住了兩天，精神恢復了，輿綫也就好得多。有一天石蔭跑去逛書攤，我一個人循着曲折的山徑，作漫無目的的散步。正在徘徊歧途時當兒，突然有人在我後面，高喊我的名字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多時不見的康彭博士，康君瞧見了我，不說話，不招呼，一手把我拉住，要我向左邊走去。我也莫明其妙，緊緊跟着他走。走了十幾步路，才發笑道：「我們那裏去，你怎麼不開口呀！」康彭還是不響，又走了二十多步路，轉了兩個小灣，才到了一個小小別墅，踏進大門一看，見有許多人在園地上喝茶的喝茶，談話的談話，情形非常熱鬧。我剛要開口，康彭早把我介紹主人相見，隨即我介紹與衆人見面。那知道內中不少的先生們太太們都是我向來熟識的。他鄉遇故人，自然十分愉快。尤其是我，特地從千里以外，跑到這裏來參加如此熱鬧的茶會，真有說不出的快樂。

那時候，我差不多被一羣人包圍着。他們紛紛向我途中經過情形，我從頭到尾，說了一大遍，大家越發相信局勢日見嚴重，不但巴黎遷都勢在必行，就是法國整個大局，也是糟到萬分。有一位夏先生，剛從政治大學畢業，首先問我巴黎一旦失守，法國能否繼續抗戰。我說：「這是一大啞謎，此刻無人可以斷定。」程先生站在旁邊插嘴道：「你何妨把你的高見講給我們聽聽。」我答道：「法國歷史家說過：『沒有巴黎就沒有法蘭西。』這就是說：法國一切文化和工業都集中在巴黎，巴黎是法國的心臟，要是心臟發生問題，全國便立刻受到嚴重影響。」夏先生接着說：「普法之戰和上次歐洲大戰，因為巴黎沒有失守，才能挽回危局，可見你的話很有見地。」談到那兒，康彭走來，約我同赴他的旅舍，遂匆匆告辭而去。

#### 五

這是到聖城後初次與僑胞們相見，過兩天，我搬到康彭寓所，後來石蔭也搬來同住。我們三人常常聚在一起，談天說地，倒也十分痛快。可是出門散步的時候，發見公路上來來往往的，盡是滿載難民的汽車，內有中年貴婦，有白髮老翁，有服裝奇特的巴黎藝術家，亦有態度安詳的第三國外交官，形形色色，無奇不有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一個小小偏僻的聖城，居然一變而為繁榮之區，無怪我們的旅店之人，看見每天總有人來

打聽有沒有空房間，禁不住要挺着胸肚，笑迷迷地對我說：『你瞧，平常我們旅館只做夏季三四個月生意，現在五月剛剛過去，房間早已客滿，可惜人手不夠，飯廳太小叫我怎麼辦。』我說：『前方消息不好，你也知道嗎？經我這樣一問，他的神氣似乎有些改變了，石蔭在旁自言自語地說，商人眼中只有錢，全世界都是一樣的。』

有一次我剛從錢先生寓所回來，順芝打來電話說，龍慈方從巴黎趕到，有要緊要話和我談。我便連忙立刻就來，不到片刻，龍慈果然同了順芝夫婦，坐了馬車，到遠旅舍。龍慈也是三年多沒有會面了，豐采依然，一點都沒有改變。他操法語是流利極了。北平話，上海話，蘇州話，揚州話，幾無一不會說，且說得真好，真够味，他一進客廳，開口便說：『巴黎混亂極了，重要機關幾乎全都搬走，古舒兩位先生現在多倫，說不定不久就要去博都，他們還有口信帶給你呢。』我問：『多倫去什麼用呀！』『多倫是臨時陪都，當然祇好去一輪。』龍慈回答我。接着又說：『你來了很好，我們多一位朋友可以商量商量。』我說：『商量些什麼，還不是大家困居在海邊，眼着人家的悲劇，一幕又一幕地在那裏展開！』於是大家又談到別一方面去。談了良久，順芝站起來說：『今天太遲了，下星期二晚上，準在我家裏便飯，大家暢談一番好不好？』說時，康彭與石蔭回來了，順芝夫人趁勢又約了他們兩位。大家也就滿口答應，毫不推辭了。

星期五那一天，局勢又有些不同，意大利居然向法國正式宣戰，這一點，沒有別的解釋，祇又證明巴黎的危機益深，陷落即在目前。未幾萊諾對華府最後要求，又在晚報上刊載出來。有一位很熟的西洋朋友，爲了此事特地問我的看法如何。我很懂得此中奧妙，便乾脆地告訴他：『萊諾的法寶完了，貝當不久上台，信不信由你罷。』

到了星期日下午，巴黎失守的消息，突然傳遍全城，告訴我巴黎失守的，最先是一位比利時新聞記者。那位比利時記者娶的是一位法國太太，也是在新聞界服務。夫婦倆人品極好，學問見解都還不錯。我在海濱新認識的朋友中，要算他倆態度最和善，判斷力亦最敏銳。他告訴我法國國防線，除了所謂馬其諾陣線外，還有三條河，就是孟河沙河和賽河。賽河穿過巴黎內城，並不很闊，郊外的主流，比較闊一些，可是兩旁一些沒有佈置。孟河沙河相繼失守，今欲憑藉最小的賽河，在最後的一刹那，擋住敵人的進攻，簡直是夢想。至於賽河以南，更是一片平原，無險可守。我嘗問他夫人：『你們的士兵對於抗戰爲什麼如此的不起勁，不賣力？』他乾脆地說出三個毛病：（一）法國人太聰明了，對人生看得太透徹了，這是根本的弱點。（二）思想偏重保守，無論在外交上政治上甚至文化方面，都取防禦態度，人家的計畫，人家的策略，完全是不知道的。（三）越是要人，越喜歡鬧是非爭權利。黨爭不息，內政不修，外禍一至，自然束手無策了。他反問我的看法如何？我也真實地說：『馬其諾陣線救不了你們的法國，因爲有了這樣堅固的防禦線，你們的心理的國防，早就無形中逐漸消滅了。』她並不生氣，反而點頭稱是。

幾天以來，報紙常出號外，無線電在公共場所放送新聞，鬧得滿城風雨，人心不安。實則那時候各地傳來的訊息，早已起了根本變化。一般居民心目中，彷彿只注意到今後怎樣收拾局面，以及誰來收拾局面，至於打仗不打仗，他們倒以爲次要了。所以報紙上最觸目的電訊，不是說貝當行動怎樣，就說博都近情如何。誠然，巴黎失守之後，「連拉第」「魏剛」等名字，差不多人人厭惡，不但如是，連「萊諾」兩字也叫不響。

了。只當從此一躍而為時代中心人物，博都竟變做法國的政治中心。想不到法國人打了十多天的仗，就變到如此地步！

六

一看報紙是星期二，我就約好康彭石蔭，先到山上訪友，晚上，在順芝家中便飯，那一次晚餐真是痛快極了，合座都是熟人，飯菜不多，却是中國菜，且好幾樣是很合我的胃口，所以吃得非常滿意。我們談談當地情形，又講到所在國的政變在即，大家所見，大致相同。不過龍慈那時候似乎相信法國人還能抵抗，康彭與我的看法則適得其反。他還告訴大家一件故事，據說一九一四年大戰時，霞飛將軍所以能反守為攻，保衛巴黎，全靠汽車行主人幫忙。因為霞飛要把後方生力軍立刻調赴前線，祇有用汽車運兵一法。巴黎全城汽車雖然不很多，也有三萬五千多輛，官方徵用，一時來不及，祇好請汽車行主人合作幫忙。霞飛所認識的那位汽車行主人，是同業公會的首腦，祇要他說一句話，同行無有不聽從的。霞飛得了他的贊助，遂於十二小時內把後方二十多萬大軍，分批開赴前方，出其不意地予德方以重創，結果竟使法軍反攻勝利。陣腳站穩住了，巴黎的危險也就化為烏有了。法國人把這段故事叫做「天意的突變」，換言之，就是「神蹟」。康彭講到「神蹟」可以救一九一四年的巴黎，滔滔不絕，精神百倍，因此聯想到現在巴黎已經失守，到底還有沒有可能性。關於這一層龍慈的意思，以為只要有大批飛機出動，還是有辦法，因為法德在飛機方面的比例是一與五，實力相差最大。我則謂「神蹟」是偶然的，不是必然的。只可發見於一時。如果一個民族平日什麼都缺乏準備，臨時抱佛脚，當然吃苦頭，要是自己覺悟，不認錯，不想根本的挽救辦法，却還希望「神蹟」來轉變危局，那就等於病人求丹方，什九是靠不住的。

吃到酒醒耳熱的當兒，我不知如何，心中引起了許多煩悶。第一我老母妻子，萬里阻隔，好久沒有家信寄來。第二國內的朋友到底怎樣了，也無確實消息。第三來到聖城，無正經事可做，長此困居海濱，進退維谷，也不是辦法。我是富於情感於人，觸景生情，杯酒澆愁，自所難免。石蔭摸着我脾氣，看見我一刻兒讓議論風生，一刻兒忽又一言不發，便拍拍我的肩膀說：「怎麼不喝酒呀，難道巴黎陷落了，連喝酒的興緻都沒有了嗎？」巴黎與我什麼相干，國內無消息，那纔使我感覺沉悶呢！我這樣的答復他。康彭接着說：「我們留在這裏，可說對己對人毫無用處。」又說道：「像翼兄那樣人，還是早些回國的好。」我說：「像我有什麼用處，不過人在歐洲，心在祖國，雖不敢說有什麼本領救國，可是愛國之深，無論走到那裏總是一樣的。」龍慈以雪白的手帕揩揩眼鏡，一會兒又把眼鏡放上鼻端，笑迷迷地說：「像你年紀還輕，前程無量，何必如此消魂呢？」曼君剛剛坐在龍慈左面，回頭過來說道：「你們兩位，誰的年紀大？龍慈想不到你會這樣的老氣橫秋，說出這種話來！」說罷，仰笑不止。龍慈連聲說：「我說錯了，我喝酒。」主人連忙舉杯勸飲，於是大家跟着乾杯，席間談話，又復活躍起來。

七

像這樣的集會，在聖城很不容易。第一是各人帶去的錢不多，第二是食物購置很難，可是像我們僑促在旅舍中，生活委實是太無聊了。只講吃東西，起初主人還客氣，每次用膳，菜雖不好，麵包却可以儘量地吃。後來菜減少到一湯一菜，另加一小盤蕃薯，最後索性麵包也受限制了，

数据 版权所有

每人每次，祇許一塊。我到了聖城，天天跑山路，一個來回，至少三四里。胃病去了大半，一吃就會消化。中午一時吃了一頓鷄碼西餐，等不到四點鐘就要換餓，真想不到好辦法。有一回強拖康彭到餅乾店去取蛋糕，那知站立了一小時光景，不耐煩極了，仍舊溜到人家，各吃一碗湯麵，才了事的。吃的問題，不易解決，至於行的方面，當然更難了。當地汽車，殆已絕跡，火車減少班次，且只許軍用。祇有馬車可雇，但每小時取價極貴，除了步行以外，事實上都有困難。此外尚有一事可追記者，當地駐有波蘭軍兩營，揚言德軍如到聖城，一定要予以抵抗。這明明是哄騙老百姓的謠言，許多人却信以為真。後來停戰協定簽字，聖城劃入佔領區界線以內。那輩波蘭人竟公然在當地宣布戒嚴，晚上還要舉行燈火管制，鬧得烏煙瘴氣，人人怨恨，有位曾太太帶了三個小孩，住在山上，晚上燈火全息，不免驚慌萬狀，立刻打電話問程先生究竟有沒有危險。程先生轉問我的意見如何？我對他說：『絕對沒有事，難道波蘭人不能在華沙抵抗，反想借人家的土地，實行焦土政策嗎？』果然幾天以後，三千多德軍還沒有開到，那些波蘭人一個個都溜之大吉了。

停戰協定簽字的那一天，可說是聖城景象最悲慘的一天。巴黎失陷之日，聽說已經有人淌下眼淚。那天晚上只當上將無線電播音，我巧恰同幾位法國朋友在茶處閒談。大家側耳靜聽，深為感動。有位法國太太，聽了一半，忽然放聲大哭，先生們則隨聲嘆氣，甚至有趁勢大罵巴黎當道不是者。我對於法蘭西民族，向來寄以深厚的同情，目觀此種情形，真覺使人難受了。過了一星期，德軍開到聖城。他們是在深夜整隊而到，居民方在夢中，什九沒有察覺。等到第二天清晨，有人發覺有名的公共建築物上，已經高懸德國國旗，才知道聖城不是從前的聖城了。我得到這消息後，得了石蔭回去散步。街市寂靜，來來往往的盡是面帶笑容的年輕士兵。我問他印象如何？他說：『彷彿是運動員一般，那裏看得出是兵呢？』的確，德國兵個個精神活潑，富有朝氣，一些沒有當兵的習氣。據說，他們能操法語者不在少數。也許因為這個道理，所以老百姓的口碑極好。因此市面照常，一切情形都沒有絲毫改變。

## 八

石蔭早有回去的意思，遇到德國軍隊以後，好幾次對我說：『他們來了，我們可以回去罷。』我說：『我們先去看看古先生好嗎？』他表示贊成，遂如約而往，古先生回來不久，一見面便告訴我關於時局的情形有幾點，我們早已料到，有幾點，外間很少知道。總而言之，貝當已漸漸得到多數人民的諒解與信任。法國政局，確已改換面目。他們正在另闢一條新路，以求自己的生存。『窮則變，變則通』，這原是一句名言。『窮則變』，他們是已經做到了，能否『變得通』，全看今後如何努力。這是我將要離開聖城時的一點感想。古先生聽到我們要回去，力勸我們多住幾天。他說：『有好幾位朋友，聚在一起，很不容易，火車通了再走，何必性急呢。』實則火車不通，我們簡直無法可以離開聖城。所以石蔭雖然歸心如箭，但是除了耐心打消消息，等到火車通行，再定行止，此外有什麼方法可想？光陰又一天一天過去，依然沒有訊息。直到七月二十日，博都與聖城之間交通方才恢復。石蔭首先得到訊息，高興非凡，便約我即日首途。我們連忙辭別了朋友，再把行李收拾，匆匆趕到車站，不料康彭順芝等早已先到，祇得揮手言別，一躍登車。終於在山色迷茫中，黯然離開了聖城！

(十月二十二日)



# 談長人

徐一士

北京西直門外園藝試驗場。舊爲農事試驗場。更前爲萬牲園(以其中動物園得名。或作萬生園。則合動植物而言之)。再前則俗呼爲三貝子花園者也。名稱雖屢易。今俗猶多稱爲萬牲園。(老北京則每仍三貝子花園之稱。從其朔也。)乃北京名勝之一。久爲都人士遊覽之所。園之收票人。嘗以長人任之。前有二長人。一名劉文清。一名魏長祿。均身長八尺以外之偉丈夫(憶二人中劉尤較長)。昂然立於門首。頗呈一種奇觀。遊人莫不注目。長人若萬牲園之商標矣。(張恨水「春明外史」第二集第四回寫楊杏園李冬青遊萬牲園有云。「走到大門口。那收票的長人。從旁邊彎着腰走過來。也沒有言語。對人伸出一隻大手。楊杏園知道他是要收票。便拿出門票交給他。李冬青的票。在小麟手上。他也學樣。走過去交給他。人離得遠不覺得。走得近了。大小一比。小麟只比他膝蓋高上幾寸。那長人俯着身子接了票去。小麟記起他童話上的一段故事。笑着問李冬青道。姐姐。這個人好長。是不是大人國跑來的小孩子。這句話不打緊。說得李冬青禁不住笑。用手絹擦着嘴笑了。」寫得頗爲有趣。有一時期。兩人同立門首。一左一右。譁者號爲哈哈二將。尤形壯觀。)劉魏二長人先後病死。遊園者咸有若有所失之感。數年前又一長人張恩成來京。身長亦八尺。劉魏之倫也。遂爲試驗場雇用。上承劉魏。司收票之職。以彌闕憾。至今年九月一日。張恩成忽以自殺聞。此後未知更能否得長人若彼者以補其缺否。

張恩成。山東福山人。今年二十七歲。幼居鄉間。未讀書。據聞自十五歲起。食量驚人。發育特速。至十九歲已達七尺。家貧。居矮小之屋。入室必低首俯身。臥必斜身。尙須稍歪其首。發育生長因而頗受限制。否則其身當更長於今耳。(至園任事前曾由市公署傳見。量其長度爲英尺八尺三寸。)其背略個僵。頭亦稍偏。均以此故。在場服務約五年。近以生活程度增高。食量既巨。復有妻子之累。(其妻身不滿四尺。生一子一女。子六歲。女二歲。)月薪三十七元。不足贍生。憂鬱之餘。乃服毒自殺。醫療不及而死。其身體過長。死後棺木成爲問題。幸除得一長八尺許之巨棺。勉強入殮。雙腿猶跨曲棺中云。所遺孀孺。生計無着。惟冀慈善家之施助而已。(八年前中國全國運動會在滬舉行時。特約河南長人王家祿爲收票員。蓋仿萬牲園之意。會後返籍。以家貧而食量過大。終於餓斃。其事可與張恩成同慨。)張事「新北京報」記之頗詳。茲概述大略。

成教据

版权所有

張恩成之萬牲園收票前輩劉長清。曾於民國十七年間爲美國電影業者聘去。入明星之林。一時「劉大人」之名頗著。歸後報紙曾載其談話。並謂「劉君身體雖然如此粗大。但是說話非常和藹。儼然一位「尖頭曼」(Gentleman)」。劉氏自謂在美每工作三日薪金百餘元。歸國過滬時。曾察安(上海影戲公司監製)史東山(大中華影片公司導演)曾要求加入。以患病謝絕。(仍回萬牲園之職。未久即逝去。)當與新聞記者談話時。被詢以「據說黃柳霜之妹有嫁先生之意。確否。」答曰「不確。」蓋其時曾有此項謠傳也。(或謂魏長祿亦嘗出洋。今記憶不清矣。)

清同光間。有詹姓先以長人之資格而出洋。其事頗可述。程麟「此中人語」云。「近有徽人詹五。旅居海上。身長尋丈。軀甚偉。門中出入。必誇腰俯首而過。間或出外遊玩。則觀者如堵。途爲之塞云。」所紀殊略。未及其出洋事。陳其元「庸閒齋筆記」云。「詹長人者。徽之歙縣人。身長九尺四寸。人競以長人呼之。遂亡其名。而以長人名。長人業墨工。身長故食多。手之所出不能餽其口之所入。不家食而來上海。依其宗人詹公五墨店以食。食雖多而伎甚拙。志在求食者。論其伎且將不得食。困甚。偶遊於市。洋人諦視之。大喜。招以往。推食食之。食既飽。出值數百金。聘之赴外國。於是乘長風而出洋矣。出洋三年。歷東西洋數十國。旋行地球一周。計水程十餘萬里。恣食字內之異味。每到一國。洋人則惟長人使外國人觀之。觀者均出錢以酬洋人。洋人擅厚利。稍分其贏與長人。長人亦遂腰纏數千金。娶洋婦置洋貨而歸。昔之長人今則富人矣。同治辛未。余攝令上海。出城赴洋涇浜。途遇長人。前驅者呵之。見其倉皇走避。入一高門。猶僮僕而進。異之。詢悉其故。將呼而問之。乃以澳斯馬國明年將鬥寶。長人又被洋人僱以出洋。往作寶鬥矣。聞長人言。所到之國。其國王后妃以及仕宦之家。咸招之入見。環觀歡賞。飲之食之。各有贈遺。外國之山川城郭宮殿人物。皆歷歷在目。眼界恢曠。非耳食者可比。噫。昔者一句三食猶難。今則傳食海外。尊爲食客之上。可謂將軍不負腹矣。際遇亦奇矣哉。」又張華叟「四銅鼓齋筆記」云。「長人詹五。徽州農家子也。父母均以疫死。與妹同居。妹年十三。詹年十五也。家貧。爲人牧牛。藉以度日。一日從田溝中得大鱸。短而粗。久苦無肉食。商諸妹。殺鱸燃火煨熟。分而食之。夜半。身暴長。五本席地而臥。覺頭足均觸牆。醒已天明。視手肥大倍於往日。失聲狂呼。妹聞聲出視。五見妹身高齊屋頂。大驚。急躍而起。頭觸中樑痛甚。蓋不知己身長亦如妹也。二人偕出。村人咸集。叱爲妖。五有族叔。向客漢口。開詹大墨莊。適回家。見五異焉。遂攜五到漢口。時余隨宦在鄂。得一見。其長約一丈。身頗瘦削。頭則大如斗。衣深藍布長衫。食量極宏。贈以大麵餅二十枚。頃刻而盡。觀者如堵。嘖嘖歎爲奇。後爲西人雇往外洋。觀者每人索金錢一枚。五大安樂。歷遊各國都城。得贖甚厚。在外十餘年。通西語。改裝娶西婦。光緒十三年六月。自英回華。寓滬老開路。自起新宅。來往多西人。余回家過滬。遇於味莼園。次年三月。詹乘人力車至跑馬廳。身重車小。從車中跌下。受傷而死。西婦盡得其贖財。另嫁西人而去。其妹自羞身長不類常人。竟於暴長之後一夜服毒自斃云。」二書所紀。五有詳略異同。可參閱。蓋一事而傳說有歧。大抵如

是耳。張謂食譜暴長。頗涉怪異。疑出附會。陳所云「奧斯馬加」(Austria-Magyar)。時奧大利與匈牙利合爲奧匈帝國(聯邦)之稱也。「門寶」蓋即賽會(現代式)之意。上所紀容有未盡諦處。以長人資格出洋。「詹長人」要爲「劉大人」之老前輩。其時電影事業未興。否則當早身銀幕矣。又據王浩「拍案驚異」云。「婺源北鄉虹水灣詹衡均。身長九尺。頭如斗大。腰大十圍。娶吾祖母俞太恭人之使女節喜爲妻。生子四人。長處九。身如常人。次進九。三壽九。四五九。身長如其父。同治四年冬。夷人聘五九(二十五歲)至夷場。閉置一空。來看者。每夷一洋。每月詹得聘金六十元。五年正月。夷主要看長人。因以九千元包聘長人到英吉利國。代長人娶一妻一妾。同到外國。居爲奇貨。亦可怪也。聞將回滬。特記之。」此又一說。所記雖簡單。而書其家世。於其來歷頗明晰。此詹五九蓋即長人詹五。其籍貫爲婺源。與歙縣同隸安徽徽州府。因而或傳爲歙人也。(歙爲徽州府附郭邑。民國裁府留縣。婺源則於民國二十三年劃歸江西。兩縣乃不同省矣。)其父即爲長人。兩兄亦如之。不始於彼。且未嘗有妹事。食譜暴長之說。其不足信益可見矣。(夷場謂上海租界。)

又據元鑿「公餘瑣記」所紀長人事云。「道光初湘城(按謂湖南省城也)有廖大漢吳大漢者。先後充撫標材官。中丞校閱。使捧大森爲領隊。余童穉時猶及見吳大漢。每過市。身極長者及臨。次者及乳。又次者及臍而已。同治三年秋。有長人至衡山。身丈許。頭面手足大相稱。宿旅店。俯而入。主人爲設長榻。躡其足不能轉側。每藉藁地臥。自言張姓。永州人。家鄉村。素貧。父母蚤喪。僅一妹。長大與相若。幼時狀貌皆不異常人。年十餘歲。借拾薪於野。經稻隴。見田中黃蟬粗如瓦挺。長約八九尺。共擲石斃之。扛之歸。烹而食之。昏昏如中酒。僵臥一晝夜。既醒。覺徧體奇痒。肌膚服欲裂。搔之推之仍不適。兄妹相扶而起。則皆暴長。自是飲食數倍於昔。每日需斗米。已無餘力。妹不習女紅。人無肯贖之者。常不得一飽。因與妹分道乞食云。後聞張至長沙。或憐而給之。食得果腹者數閱月。旋值賽會。邑人饋錢與之。使裝爲無常。周行街市。甫三日。夢神召執役。竟死。舊聞明季靖南侯黃將軍得功微時頗短小。遺產不足自給。儲爲人養鴨。輒無故失去。揣水中有物吞噎。洩水迹之。得巨蟬。沽酒大酬。數日不飢。頓變爲偉丈夫。兩臂能舉千鈞。嘗途行遇盜。手格之。皆披靡。因邀入其黨。黃正色拒之。後投身營伍。屢立功。卒爲名將。同一食蟬。張則僅易形體。遂以庸人終。亦有幸有不幸也夫。」此所云之永州張氏。與「四銅鼓遺筆記」中之徽州詹氏。籍貫不同。姓氏亦異。當非即指一人。而均爲與妹食譜暴長。情事何其大相類似歟。亦見食譜暴長之說沿傳頗盛也。(裝鬼而即被神召以死。亦話柄之趣者。)至引作陪襯之黃得功事。無論事之有無。黃氏要非大異乎常人之長人耳。又俞樾「右台仙館筆記」云。「粵西有姚三者。幼時不異常人。年十八時。偶釣於池。得一魚。無鱗。烹而食之。忽暴病。月餘病愈。則軀體驟長尺許。已而屢病屢愈。病愈體必加長。數年之間。長及一丈矣。然其首仍與常人無異。詢其故。則食魚時集魚頭末食。一犬食之。俄而犬首亦大倍於前。惜此犬旋爲人撲殺。否則亦必有可觀矣。」此書

張語怪之載。其自序所謂「搜神述異之類」「惟怪之欲聞」暨附詩（徵怪奇之事）所謂「正似東坡老無事。聽人說鬼便欣然。」「不論搜神兼志怪。妄言亦可慰無聊」者是。斯亦其語怪之一。頗怪得有趣。不必更究其言之合理與否矣。所紀之奇魚。未詳何種。惟謂無鱗。鱗固亦以魚名而無鱗者。自可類觀。

「公餘瑣記」所紀之廖吳兩大漢。以長人而爲武弁。前乎此而見於記載者。有張大漢其人焉。景星杓「山齋客譚」云。「張大漢。淮人。名大漢。身高丈餘。總河三韓新公見而奇之。召入衙。與之語。蓋村農也。詢其常習武否。曰。善鐵槊。欲試之。期以明日將槊來。曰。昨寄十里外農家。可立取也。許之。瞬息至。命選標下善槊者十餘將。與之較。皆莫能勝。公喜。詢能食幾何。曰。不知。但平生僅二飽耳。叩其故。曰。一日過舅家。別知其腹粗。具肉腐各十斤。菜三十束飯斗米以餉。是日得飽。次年春訪叔氏於遠村。叔聞舅語。亦具如舅氏食以給。但惟有此二飽耳。蓋未嘗有三也。公大異之。謂曰。子今至是。飽得三矣。命照前給之。羣使好戲。每物增廣。大漢一啜無餘。乃前跪謝曰。拜公惠食。大漢今日真飽矣。公大笑。命補帳下千兵。乘騎足不離地。出唯步行隨公云。」寫來頗爲生動。廖吳之老前輩也。此軍界三大漢。遙遙相對。頗可合傳。惜廖吳兩大漢事未得其詳耳。新公益謂新輔。康熙時之名河督。遼陽人。曰三韓者。似以漢時朝鮮有三韓（馬韓辰韓弁韓）而遼陽之地於晉至隋時付隸高句麗之故。然實不免牽強。（所云千兵蓋謂千總之職。）

因萬姓團長人張恩成之死。遂連類雜述清代以來諸長人事。以資談佐。所引各書所載。姑就瀏覽所及錄之。不能備也。至記載未必盡確或情事相抵牾。亦足見信史之難焉。

（附誌）右稿草寄後。又見鄧文濱「醒睡錄」。亦略記詹長人事。並言與之同受雇于洋人者更有一羅短人。其說云。「湖北漢陽有一短人。羅姓。約二尺有餘。洋人奇之。雇去作把戲玩賣人觀看。三年。給厚資送歸。娶妻。生子。大如常人。同治十二年。余在漢口親見之。約四十餘歲。髻上有鬚寸許。口音如常人。給食物等件。學洋人口音爲戲。」「安慶有一長人。九尺。詹姓。洋人亦雇去。與短人同賣。供人觀玩。得重資而歸。」并錄之。以廣異聞。此謂詹地爲安慶。或詹曾至安慶歟。又「公餘瑣記」之記長人。附述黃得功事。按許秋垞「聞見異辭」（此書多紀怪異之事）有云。「硤石鎮民家有畜羣鴨於河。每晚檢之。輒少其一。以爲乞兒偷匿。勿足怪也。後吳六奇至硤。聞而異之。隨羣鴨所之。至夕陽西下。瞥見水紋旋起一潭。鴨隨潭影而滅。次日吳以一繩繫鴨。影復滅。隨手收繩。釣起巨鯉一條。烹食之。遍體奇癢。令人以竹棒日擊百遍。血出方止。半月後頓生神力。能敵萬夫。後投軍得功。官至提督。此食鯉之驗也。」與黃事頗相似。蓋本一種傳說歧而分屬者也。嘗聞舊時應武試者練功有飲鱖血增力之說。斯或與有相因之關係也。

# 馬眉叔的才學及其被罵

周越然

馬眉叔(建忠)先生，可以算得清末一個有才學的人了。但是他命運不佳，雖然做得小官(候補道)，却遭受大罵。罵得他最猛烈的是李慈銘，在其『越縕堂日記』中有云：

『吳淞招商局之虧於米夷也，合肥誤信匪人馬建忠之言，私取米夷銀五十六萬。建忠素事英夷領事官威妥馬爲父，與李鳳苞、唐廷樞等，皆世所謂漢奸也。』(見光緒十年八月初八日)

上文中『米夷』指美國人，『英夷』指英國人，皆輕視語。『威妥馬』，即 Thomas Wade，由繙譯員漸漸陞級爲公使，亦十九世紀的一位奇人，著有西人用之漢英字典。合肥，即李鴻章。當中法戰爭將要爆發的時候，馬眉叔適任招商局總辦，恐怕開戰後，法人把招商局船隻去做戰利品，所以採用假抵押法子，掛美國國旗，不是真正賣給他們(詳見馬相伯口述的『一日一談』第十九節)，李慈銘倒是錯怪了他。不過李氏對於眉叔，總無好感，其在日記的另一頁上云：

『馬建忠者，市井無賴，與夷廣交結，張樹聲等皆倚任之。前年朝鮮之役，樹聲聽建忠言，執大院君，于是朝鮮遂爲互市通商之國。中外和約，皆與中國並列，時崇綺爲盛京將軍，疏爭之。黃侍郎體芳屢疏請誅。今朝事愈亟，合肥疏謂東事非建忠不能辦，而米國公使亦言招商局售賣事須

建忠還，蓋皆恐朝廷治建忠罪也。祭酒盛昱請革職編管，學士延茂請立正典刑，皆不報，而街市傳官將殺馬建忠，菜市口之傭販皆收攤以待行刑，

——此直道之在人心者也。』(見光緒十年十月二十六日)

當時一般北京人都恨他，都要他死，倒是一片愛國的熱心。不過執大院君一事，決非他的主張，或者是他傳達消息罷了。後來王闓運在『湘綺樓日記』中，及翁同龢在『翁文恭日記』中，也提及馬眉叔，但皆稱他有才。茲引兩記中所言者如下：

(一)『湘綺樓日記』光緒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。——『馬建忠，黃通政所謂漢奸者，曾爲郭曾隨員，美秀而文，自言奔走之材，未見鬼惡。』  
(二)『翁文恭日記』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二日。——『候補道馬建忠，號眉叔，來見。前十年人爭欲殺，要是僕才。所舉嚴復等皆通西法者。』  
翁記稱他『僕才』，稱他能『保舉……通西法者』——當是公正話。王記稱他『美秀而文』，我很相信，因爲我雖然沒有見過眉叔先生，却見過他的哥哥相伯先生(即百歲老人)。親兄弟總歸相像的呀！

相伯眉叔兩先生的面貌，想必相像，但是他們的文字則不相似。相伯先生在『一日一談』(三十八)云：『眉叔的文重氣勢，尙聲調。我則反之，專以意義經緯。看看我的致知淺說序，可不是嗎？』但我以爲眉叔先

成教据  
版权所有

生的文章，非獨容易讀，并且容易懂，茲隨便舉一百數十字以爲例子：「……既應政治試畢，然後應文詞科。六月底試第一場，期二日。第一日以拉丁文擬古羅馬皇帝大將提督征服猶太詔，又以法文譯埃及希臘水戰臘丁歌章。次日，考問奧圖及希臘、臘丁與法國著名詩文，兼問各國史學。復得宗師優獎，謂爾法人之與考者，如忠斯可矣。一時在堂聽者，不下數百人，咸鼓掌稱善，而巴黎新聞紙傳揚殆遍，謂日本、波斯、土爾基人負笈巴黎者，固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舉人，而東土之人，獨未有考取文詞秀才者，有之則自忠始也。……」

上引者，見『記言』卷二「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」。眉叔先生著作不多，除『記言』四卷，『記行』六卷外，尙有『馬氏文通』十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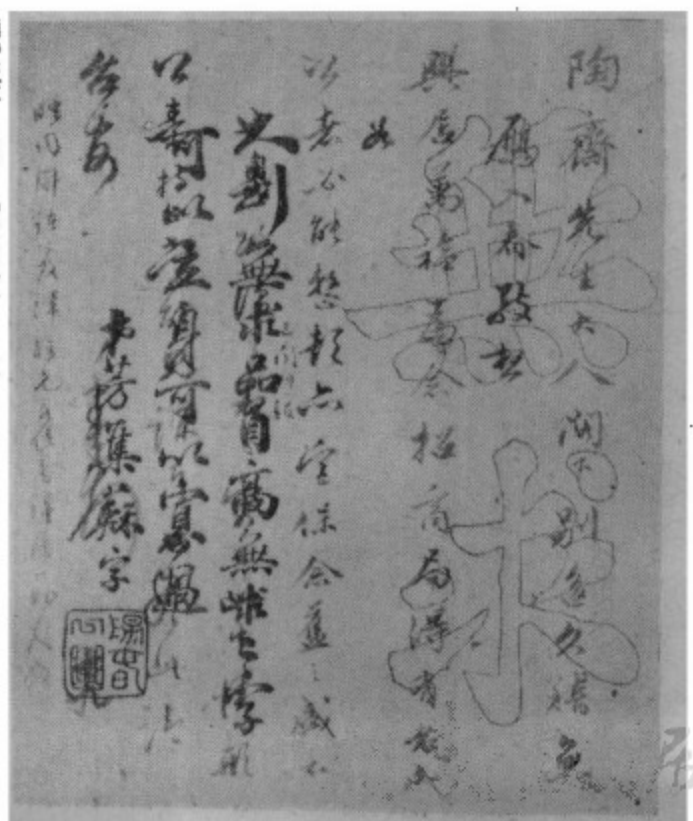
『馬氏文通』中間略有誤處——此爲創作所不能免。民國二十一年楊樹達君作刊誤十卷（由商務出版），好極，好極！不過卷一第八頁有一個例子，就是 The stounded man，太差了，將來再版時，不可不改。

眉叔先生精于行書。余曾得其致招商局總辦鄭陶齋一函，茲將原函影印在本刊發表，并錄其文字如后：

『陶齋先生大人閣下：別後久稽魚鴈，入奉敬想 起居萬福爲念。招商局得有老成如 公者，必能整頓，亦官保（越案：官保即盛宣懷）念舊之盛意也。粵路覆呈（已閱刊報），想已寅目。此中情形， 公素持正，當能見諒耳，不盡。此請 台安！ 弟建忠頓首（十九）』

『又及：晤同鄉諸公及譚幹兄各位，乞詳陳一切。』

眉叔先生，丹徒（南徐）人，生于道光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年），卒于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），梁啟超在『適可齋記言記行』序文中，



極贊其才，謂：『使向者而用其言， 將有今日？使今日而用其言， 將存將來？』

### 下期特稿預告

## 『上海的市長』 陳公博

准十一月十六日出版

# 談自傳

柳存仁

成教据

版权所有

「我以爲就是聖賢豪傑，也不必自憐他的童年。」——且介亭雜文二集。

余行年望三十，遂欲寫自傳，而自傳之作也亦甚難。蓋以西洋傳記之觀點衡之，則不過爲人生之表現，爲實事之紀錄，爲歡讚與歡之所從由。故流浪者可有自傳，而英國戲劇家蕭翁序之；愛與性可有自傳，而文豪赫理思爲之。準是以繩，則引車賣漿者流，皆可秉筆自道其實，不博人憐，世間自有爲之一灑同情淚者。若吾國舊時之史傳也則不然。其上者曰統治階級，爲帝王，爲后妃，爲宰輔，爲名臣，爲循良之吏；其下者亦爲合乎統治階級之史家所要求之細人，實甚夥，有之，往往附諸史傳之末，研治歷史之專家眼光弗及之，而普通讀史者，亦弗之及。且往往數人合傳，字甚小，曰張孝子陳烈女馬烈婦而已。如非馬家寡婦之流，雖有淑學異行，亦不得與。至於別傳小傳家傳私乘，其體裁與史傳略殊，作者頗有可觀，而多文人學士寄託之言，不足以當傳記之全貌也。

近年歐西傳記之書，多已涉譯流行於東土，而讀傳記寫傳記之風，乃見提倡。西書之譯成者，其作者多英雄豪傑，或所傳之人，必英雄豪傑。如傅斯麥，其傳記有伍君譯本，厚可盈寸，而上金字煌然。聞之友人，數年前某夫人嘗遣人立購傅翁傳數百冊，贈之某校學生，以淬勵其身心者，蓋即是書。至於國人之傳記，可紀者甚多，終鮮傑構，亦無購贈人者，是則讀傳寫傳之風，尙有待於鼓吹，蓋可知矣。即以近代可傳之人論之，譬

如李合肥，近代史中一重要之人物也，然求其傳記於書肆，無以應者；於圖書寮，又無以應者；有之，惟飲冰室集中之李鴻章一書，評述也，非詳傳也；惟李文忠公一集，史料也，亦非詳傳也。又如康南海，亦近代史中一重要人物也，且與梁任公有極密切之師生關係，而清末民初之歷史，微此兩人，亦必將大異其興亡攷變之迹，可斷言也。然吾嘗讀飲冰室合集矣，任公有南海先生傳，成於清末，不過數十葉，多紀變法始末；復一篇，則南海七十壽序是已。至於任公，不惜以今日之我，戰昨日之我，一度變法，再造共和，復環遊歐美，掌政樞要，晚歲講學京師水木清華勝境，弟子何止三千。而謝世之後，迄今十餘年，弟子亦已講學上庠，竟無一人爲之作傳者，何勝慨歎。不若袁項城，有袁雲公子之滄上家乘，梁燕孫，有三水弟子合著之年譜；而張季直逝後，亦有張季子九錄之梓行。世多溢美之言，爲先人諱，然後世史家，自能考辨審擇之方，後生小子，聞之鼓舞，遂增高山景行之仰，其能歷紀生活真趣世俗變移者，尤多掌故逸聞，動人情性，不應以五十步笑百步，謂自傳爲無聊，而傳人爲諛媚也。

至於自傳，吾國久已有之，然多比興，如五柳先生傳，僅以自況，非足信徵。社會既多以作傳爲諛頌之辭，傳記爲諛頌之體，遂使才智聰明之士，宿學碩達老儒，亦多恥於自爲。而近世學人，如海甯王先生靜安，疾

世慣俗，自沈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，今已十餘年，考其生平實者，以無傳記故，並其自沈始末，亦復語焉不詳，而有質疑之議。又如會稽魯迅先生，生前嘗自爲略傳，甚短，歿後，許壽裳周作人許廣平追紀其生活，編爲年譜。此三人者，或爲魯迅至友，或有手足夫婦之親，而所紀者乃病在簡牘，病在疎漏，亦乏補充之文。他如章太炎先生，備自志讀書次第；蔡子民先生，嘗自書北大舊稿；橫溪胡先生倡之，爲四十自述，僅成青年時代，而讀書者已珍若拱璧矣。世不乏好學深思之士，即不致無嚴謹允明之史家，然若並此個人生活之真實紀錄而無之，或語焉而不詳，或敷陳浮辭，支離破碎，則雖後世有千百第一流之歷史家考古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，又奚以爲？近代之治社會經濟學者，莫不實北京同仁堂藥舖之賬簿。夫同仁堂之賬簿，一斷爛之賬簿也，歷二百數十年，蟲蝕鼠嚼，其可讀者蓋亦甚鮮。然以社會學者經濟學者之眼閱讀之，則謂其間物價之升降寓焉，生活之指數寓焉，以至國計民生，貧富貴賤之差異，蓋無不記載。傳記者，個人之同仁堂賬簿也，而視同仁堂之簿爲有生趣；自傳，個人自我刻畫之生活紀錄也，而視他人所傳我者爲加詳，爲倍真切。若夫人焉而有自傳，傳焉而如其人，如其事，如其人之生活思想情趣嗜好，如其交游，如其所固而不自覺之家庭環境社會背景國家大局，則其傳直可視爲人類生活史料之一部分，直可視爲社會人生讀本之啓蒙篇，豈僅如流水賬簿之但記出納紀錄盈虛而已哉。

或曰：舉世競倡者全體主義，競斥者個人思想，今乃主張寫自傳，無乃不可乎？應之曰：全體主義者，以效忠民族國家爲第一前提，愛其盟邦，講信修睦，而以之貢獻於世界永久之和平，爲第二前提。此聖家所謂兼

相愛，交相利之事也，宜其排斥個人之自由。然自傳者，紀其個人生活之變遷動態，以年月事實爲經，而以人間世之種種色相爲緯，使其喜怒哀樂，悲歡離合，無不躍然紙上，足供個人追憶，社會興感，史家考究之取資者也，是其作者自非個中人不能道其甘苦，亦非個中人不能親切體味。今人立志作人，應重視團體生活，鍛鍊刻苦耐勞，勇猛精進之精神，庶幾能互相策勉，對人羣對邦家有所貢獻，而作文，則非必曰「我們我們」，有時蓋亦可以捩語筆調，大書特書而曰「我」。憶藝在北京大學時，有兵式體操課。其教練爲武官，自稱曰租人，然亦有時租中有細。一日，上講堂時，忽拉雜而談及法律名辭。教練喟然曰：「習法律者喜言當事人如此，當事人如彼。其實，何謂當事人，蓋亦難於瞭解。今日余乃得一佳譬喻矣。」衆問之，即曰：「當事人者何？他人不能越俎而代謀之事，其負責之本人，實爲當事人。譬如論結婚，如今夕余娶媳婦（即妻，北方方言），予卽爲此婚事之當事人也！諸君，審謂當事人非宜作如是之解釋耶？」衆聽其說，又念其常自稱爲租人也，無不捧腹。寫傳亦猶是也，傳記以記個人生活梗概爲體裁，自以共人之本身爲最適宜之撰述人，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則爲其親屬友朋，及其他一切在其生活思想及事業上有關係者，更次，則爲其同時代之衆人。先哲有言：「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」藉曰可也，則一切生活記載均已泯沒而不加重視，否則，余殊不願自慚其童年，更不願日讀窮儒高頭講章，妄冀聖賢豪傑之所爲也。

### （附錄）：作者略傳

柳雨生，初名存仁，字雨生，後遂以字行。存仁，其舅公左子興乘隆



公爲取名，雨生則其友人星家袁樹珊先生所起也，謂其五行缺水。欲保留此時代社會上尙有此種未能革除之習慣信仰也，遂用之。原籍山東臨清，十世前移居廣州，爲漢軍駐防正黃旗，即所謂旗下人也。此亦歷史遺留之一種恩怨，雖成殘迹，不敢自諱。生於北平，歲在丁巳，其干支丁巳丙聯珠。幼讀三、百、千，即續誦四書五經，至十三歲始畢，皆能背。十三經看完數遍，然背不出，蓋已入中學堂受罪矣。初讀於上海東吳二中，後學校停辦，即轉學光華中學，至卒業入大學。在中學時期，喜偷看小說，決不擇選，遂常投稿於禮拜六及蝴蝶鴛鴦派雜誌，寫偵探小說，頗有聲。其時，與舊文壇作家趙苕狂，范梈橋，尤半狂，程小青等爲文字交，而尤敬佩程先生。後多讀西洋文學書及國內新作家著作，國人之中，尤喜魯迅，周作人，葉聖陶，老舍，沈從文，茅盾等作品，遂絕筆不作。改寫散文，投稿論語，人間世等刊物，於是識陶亢德，林語堂，周黎庵，林憾虛諸公。立志向學，以上海錄取生末名人國立北京大學中文學系，受知於鄭奠，羅常培，鄭天挺，孫楷第諸先生，屢得好分數。嗜讀書，家中舊藏線裝舊書數十箱，在北大又日鈔書於圖書寮，嘗嚴冬中午斷食逾兩周，鈔畢海濤王忠愍公遺書。在校開始閱讀正統資治通鑑及四史，凡二遍。二十四史迄未能讀完，好在富於春秋，一定不會不能讀。又讀臧清經解，作筆記，皆蠅頭小字。嘗作封神演義作者考，據說頗有發現。在中學時，立志自爲一書，使中學生讀之，遂於中學卒業前成一中國文學史，實甚荒略，而東吳，麥倫等中學果以之授讀。在大學時，欲爲大學教授，及卒業，果在海派各大學教書若干年，皆由自取，罵之無益。曾

編大美報大美晚報文史周刊，又與林憾虛，周黎庵，徐誠斌，張芝聯等合編西洋文學月刊。自民國二十一年起，時常和人想鬧戀愛，或戀而不愛，或愛而不戀，然皆有后妃之德，樂而不淫，不及於亂。民國二十九年夏，在滬，與上海姜小姐結婚，愛情彌篤，遂赴香港，任前香港政府文化檢察官。居恆寫文章，刊於宇宙風甲乙刊，香港大公報，星島日報，天下事，大風等，曾與鄒韜奮，茅盾，長江筆戰，後自悔，即止。與文化人皆友善無間，又爲中國文化協進會文化講座委員。曾寫中國文學史發凡（文怡），上古秦漢文學史，俞理初先生年譜（上以兩種商務印書館印行中），四星集（宇宙風社），其他不贅。喜演講，不吸烟飲酒。生一子，取名小同，以其生於香港銅鑼灣，又欲其有銅臭氣云。

# 南京興業銀行

營業要目

收受存款	外埠匯款	貼現抵押	小本貸款
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

總行南京中華路六十七號

電話二二二六號  
電報掛號〇〇八一

復興路辦事處

中央商場內

# 說「通」與「不通」

朱劍心

平常和友朋談話，有時未免要臧否人物，說某人可謂「通人」，某人簡直「不通」。這「通」與「不通」的界限，實在很難分清。我們的談話，只是直覺的，感情的，不科學的隨便說說而已；況且被「臧否」的人物，又並不在座，即使說得不對，也無須負責；所以這「通」與「不通」，便成了我們批評人物的口頭禪了。開來也會仔細想過，既然沒有把「通」與「不通」的界限分清，怎好胡亂引用！而且自己也未必能通，又怎好隨便說人「不通」！俗語說得好：秀才不讀「三通」，還是不通！假使拿這個作標準，那末够得上通的資格的人，那簡直要寥若晨星了。又從前汪容甫先生（名中）說揚州人文之盛，够得上通的資格的人，只兩個又半。有一天，一位時常混充風雅的鹽商問他：「如某某者，你看怎樣？」汪先生回答道：「如足下者，不在不通之列。」那鹽商高興極了。於是汪先生又慢慢兒接下去道：「假使再讀三十年書，也許够得上一個不通！」照汪先生的標準，那末今日中國之大，够得上通的資格的人，恐怕更要稀如麟鳳了。所以這通與不通的界限，實在有提出一說的必要。

記得王充論衡超奇篇把我們知識階級分成四等：第一等是鴻儒，第二等是文人，第三等是通人，第四等是儒生，而一般人則為俗人。他所下的定義如此：「能說一經者為儒生，博覽古今者為通人，采摭傳書以上書奏記

者為文人，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。故儒生過俗人，通人勝儒生，文人踰通人，鴻儒超文人。故夫鴻儒，超而又超者也。」又在同篇的開首說：「通書千篇以上，萬卷以下，弘暢雅閑，審定文讀，而以教授為人師者，通人也。抒其義旨，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，或輿論立說，結連篇章者，文人鴻儒也。」按照王充的意見，好像「博覽」容易，而能文為難，所以把文人列於通人之上。又在同篇中說：「好學勤力，博聞強識，世間多有；著書表文，論說古今，萬不耐（通作能）一。」又說：「夫通覽者世間比有，著文者歷世希然。」至於現在則滿坑滿谷，都是文人；而所謂「好學勤力，博聞強識」，「弘暢雅閑，審定文讀」的通人，却很少見。我以為若照現在的知識階級而論，應列通人第一，鴻儒第二，儒生第三，文人第四。因為「博覽古今」，實在是最不容易的事。至於鴻儒文人，照王充的定義，不過能「連結篇章」，「上書奏記」，這簡直連「能說一經」的儒生都不如，又有什麼可貴！現在的知識階級，儘有能作文寫信，而實際不曾讀過幾冊書的！然而便都如郁達夫所謂螃蟹一般的傲慢，自以為了不得的文人了。不必說顧亭林先生那樣絕對瞧不起文人，說「一為文人，便無足觀」；就是不通如我輩者，這文人雅號，也頗有不願承當之意。這是千百年來我們觀念的改變；也是學術界的風氣，和東漢末年大不相

同了。

然則通與不通的界限，究將如何畫分呢？我們再看王充的意見吧！論

衡別通篇說：

富人之宅，以一丈之地爲內，內中所有押廈，所贏綵布絲帛也。貧人之宅，亦以一丈爲內，內中空虛，徒四壁立，故名曰貧。夫通人猶富人，不通者猶貧人也。俱以七尺爲形，通人胸中，懷百家之言；不通者空腹，無一牒之誦。……

按此，則通與不通，當以讀書的多少爲標準。可是，這也難定得很。章學

誠文史通義說：

通人之名，不可以概擬也。有專門之精，有兼覽之博，各有其不可易，易則不能爲良；各有其不相謀，謀則不能爲益。然通之爲名，蓋取譬於道路，四衢八達，無不可至，謂之通也。亦取其心之所識，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，故曰通也。

章先生的意思，不論是專精，博覽，不論是高下，偏全，大小，廣狹的不同，只要能達於大道，都可以謂之通，似乎把通的標準放低了。而且還有一種「橫通」的人，也不得不謂之通。章先生說：

(承上所引之文)然亦有不可四衢八達，不可達於大道，而亦不得不謂之通，是謂橫通。橫通之與通人，同而異，近而遠，合而離。

然而這「橫通」之與通人，畢竟似是非而非，乍聞其說，是頗難以辨別的。

舉例來說，如——

老實評於藏書，舊家富於藏書，好事勇於刻書，皆博雅名流，所與把臂入林者也。禮失求野，其間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，固

君子之所必訪也。然其人不過學工碑匠，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。所接名流既多，習聞清言名論，而胸無智珠，則道聽塗說，根底之淺陋，亦不難窺。

這輩人根底淺薄，本來不過道聽塗說，無足重輕；可是一般學者往往陋於聞見，「接橫通之謬論，已如疾雷之破山，遂使魚目混珠，清流無別。而其人亦遂驚然自命，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。」(以上並見橫通篇)所以通人的名義，是不容易承當的；而通與不通的分別，簡直無法判斷，只有自己明白了。

但我還有一點意見，今日之世，所謂通人，固不易得；就是所謂橫通的人，也得在學者羣中找尋了。這話怎麼說呢？自從「整理國故」之風盛行以來，已經有二十年了。這二十年間，已造成了一大羣的學者名流，出版了幾百種的「概論」「大綱」「略史」「源流」等等的鉅著，一讀其書，真是引證浩繁，博古通今，足使我們五體投地。可是仔細覆按，却不免又發生疑問：一個人的精神有限，他何以能在短短的幾年之間，讀破萬卷，融會貫通，而寫出這部鉅著來呢？莫非真連飲食睡眠的事情，一概取消，一日二十四小時一息不停的在閱讀寫作嗎？不然，又怎麼來得及呢？這事審疑很久，後來才研究出一個答案來：原來他們的材料，未必都是直接得來的；大抵是，轉輾傳鈔抹煞來源；所以能如此速成，並且很似乎「引證浩繁，博古通今」了。然而能够寫成這樣的東西，已經可以誇於學者之羣了。這還不是和橫通的人一樣等於「道聽塗說」嗎？孔子曰：「道聽塗說，德之棄也！」而二十年來整理國故的結果，便是造成了一大羣橫通的學者！並且現在大學裏面，也盡是這些什麼概論，什麼略史之類的課程，

好像橫通的人才，社會上還不够分配，所以更要層出不窮的製造出來。不但此也，章先生又說：「橫通之人，無不好名，好名者，陋於知意者也。其所依附，必非第一流也。」看了這幾句話，真覺得有些毛骨悚然。學術界風氣之敝，至於如此，又何怪乎一般學生不肯埋頭讀書，稍稍學得一些皮毛，就自以爲滿足，而只想發表大文了。這樣的江河日下，豈但通人將絕迹於世；就是橫通的人，恐怕也要不易多得了！將來整個學術界都是不通的人，試想還像個什麼文明的國家！

以上只是就學問方面說的。其實通與不通，不僅關於學問一端。平日細心考察，覺得不通的人，大抵胸中茫昧，闇然無主，一則固然因讀書太少，二則還是因閱歷欠深。要成爲一個通人，讀書固然必要，閱歷也很重要。所謂「人情練達即文章」，不通人情，不必說不能做人，就是文章也寫不好的。古代有讀書甚博而不能應用，謂之兩脚書櫥；亦有讀書甚博而不通人情，被稱爲書獃子的。所以古代儒家的學說，彷彿爲學就是做人。一部論語，說來說去，無非是做人之道。譬如說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。」這明明是做人之道，而孔子却下一個結論：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「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？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：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矣；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」孔子把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，列爲「好學」的主要條件，更可見爲學與做人的交涉之深。又如孔子自述其爲學過程，和其所以自得之趣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這更是把爲學與做人打成一片，不能分離。到了清初的顏（元）李（塹）學派，率性專重做人，輕視讀書，存學編說

：「人之歲月精神有限，誦說中度一日，便習行中錯一日；紙墨上多一分，便身世上少一分。」可見專門讀書，決不能成爲一個通材，至少得雙方兼顧，庶幾可以。而所謂「習行」，所爲「身世」，換句話說，做人之道而已。

做人之道，也就是處世之道。處世第一在通人情，人情不通，便無從講究處世。（又古人說做地方官的要知民瘼，亦謂之通人情。此處所指，則是處世之道而已。）孔子解釋「通人情」的話很多，舉例來說，如子張問「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？」孔子回答他道：「夫達也者，質直而好義，察言而觀色，慮以下人，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。」這真說得透闢極了。我們人與人間，相處久了，自然會發生一種友誼的關係。但應付朋友，也不是容易的事，孔子有幾句話，說得最好，如：「朋友數，斯疏矣。」又說「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」，便是這個道理。所以子貢問友，孔子便答道：「忠告而善道之；不可則止，無自辱焉。」至於有許多不懂得這些處世之道，往往結怨於人，孔子又訓戒我們道：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。」又說：「伯夷叔齊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。」又說：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」這些話，都是求通人情的至理名言，我們應該作爲座右之佩的。

我們要做到與世無爭與人無忤的地步，原自非常困難；但有一個消極的條件：「子貢問曰：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從積極方面說呢，那末「君子義以爲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！」能够做到如此的地步，還會與人有不能相容的地方嗎？但我們還得明白，所謂通人情，並不是圓滑，並不是同流合

汗，這等人，孔子稱之爲「鄉原」，斥之爲「德之賊也」，是深惡而痛絕之的。什麼叫鄉原呢？孔子爲什麼不喜歡這等人呢？孟子解釋得最好。孟子說：

……孔子曰：「過我門而不入我家，我不憾焉者，其惟鄉原乎！鄉原，德之賊也！」曰：（萬章問）「何如可謂之鄉原矣？」曰：（孟子答引鄉原之言）「……生斯世也，爲斯世也，善斯可矣。」闒然媚於世也者，是鄉原也。萬子曰：「一鄉皆稱原人焉，無所往而不爲原人也；孔子以爲德之賊，何哉？」曰：（孟子答）非之無舉也，刺之無刺也，同乎流俗，合乎汙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衆皆悅之，目以爲是，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賊也。孔子曰：惡似而非者：惡莠，恐其亂苗也；惡佞，恐其亂義也；惡利口，恐其亂信也；惡鄭聲，恐其亂樂也；惡紫，恐其亂朱也；惡鄉原，恐其亂德也。君子反經而已矣。……

總括起來說，要成爲一個通人，應有兩方面的修養：一通古今，這是關於讀書的事；二通人情，這是關於做人的事。但通古今而不通人情，未爲通人；但通人情而不通古今，當然不能算作通人。可是要注意的，第一不要變成「橫通」的人，這等人，根底淺薄，「道聽塗說」，孔子所斥爲「德之乘也！」第二不要變成「鄉原」，這等人闒然媚世，同流合汙，孔子所斥爲「德之賊也！」都是要不得的！假如僅僅做到一個橫通的鄉原，那還是成爲一個不通的小人，來得好些！至於通與不通的界限，想我仍舊沒有具體的說出。

### 廿四番風歌用壬午高考典襄監委姓字依發表

#### 次序記之

康 瓚

王（修）者迹煥幾千年。陳（伊炯）詩刪存三百篇。  
王（雨生）風陵夷吁可憐。林（大文）木摧折大廈顛。  
鄭（敦復）衛靡靡音沸天。康（煥棟）衛擊壤無人傳。  
沈（文傑）侯晚出於聲鈴。華（惕庵）雖破碎真唐捐。  
蔡（鼎成）傳尙書號鄭箋。徐（位）徐後起能空前。  
劉（震亞）子新論留殘編。陳（華寅）言務去窮雕鑿。  
鍾（福慶）毓靈秀唯山川。楊（鴻烈）雄兀兀草太玄。  
童（玉民）頭豁齒勤鑽研。朱（國輔）書大字筆如椽。  
張（桂尊）之國門期無愆。張（漢鈞）黃遺績今粲然。  
康（壽曼）莊有道直如弦。許（嘉）子並耕躬臍胼。  
呂（一峯）尙輟釣開齊先。陳（世鎔）仲於陵賢乎賢。  
周（鈴）公聖矣猶乾乾。江（亢虎）郎作歌記其全。

壬午高考闈中賦徵同人和作 江亢虎

風光依舊似前年。又是香飄桂子天。重入瓊閣溫宿夢。  
再開金榜集羣仙。每因宏濟思舟楫。敢爲端憂廢管絃。  
清夜焚香求得士。斯文一綫要人傳。  
重陽無計賦登高。試院秋深鎖俊髦。坐對黃花欣把酒。  
共研朱墨快揮毫。遺珠不放隨波逝。抱璞惟憂鑿空逃。  
闕外西風寒入骨。可堪宵枕聽鴻嗷。

# 朱竹垞的戀愛事蹟（上）

吳詠

清代的文人，不少風流事跡，流傳後世。譬如錢牧齋之於柳如是；吳

梅村之於卞玉京；侯朝宗之於李香君；冒巢民之於董小宛；厲樊榭之於月上娘人。都已經耳熟能詳了。不過還有些文人，他們的戀愛對象，既非名媛，又非名妓。而且因為事涉曖昧，更不能公之於世。然而他們的詩文中，却也不少痕迹遺留。這就有待於後人的鈎稽了。若黃仲則集內的「綺懷」，定公集中的「綺衣人」，就都是的。而其尤為藝林所矚稱的，則不能不推朱竹垞集中的「風懷詩」了。

關於「風懷詩」，竹垞自己在「靜志居詩話」中所說的一段話，是值得參考的：

「長律至百韻，已爲繁富，元美哭于麟，乃增至一百二十，元瑞哭元美，則更過之。蓋感知己之深，不禁長言之也。」

他自己的風懷詩有二百韻，洵可稱前無古人。根據他自己的說法，自然也是感知己之作；再清楚也沒有的了。

晉玉詩話云：

「竹垞風懷詩原稿，舊藏楊文雲司馬家，稿凡五紙。初題靜志，後始改爲風懷，蓋亦冀其稍稍隱秘耳。」

晉玉說風懷詩中的女主人公，是竹垞的小姨，馮孺人之妹，名壽常，

字靜志。這種傳說，很早即已經發生。姚大榮君更言：

「憶光緒丙戌，李子術太史（端榮）在京過夏，偶談及此詩，李君語余，聞諸先輩云，風懷詩中人爲竹垞小姨。後又聞胡宗武太史（嗣芬）云，太倉某氏藏金簪一枚，鐫壽常二字，爲竹垞贈人之品，其人即風懷詩主人。所謂「巧笑原名壽，妍媸合喚婦」者也。」

竹垞早年好作諷刺的詩詞，「靜志居琴趣」一種，更是專爲伊人所作。當初他自己好像也並不十分避諱。琴趣末有曹倦圃（澐）的題辭一首——「鳳皇臺上憶吹簫」。曹澐是竹垞的前輩，竹垞居然肯把這些事和他明說，勇氣實在可嘉。袁子才已經作過詩替他吹噓：

「尼山道大與天侔，兩廡人宜絕頂收；爭奈升堂寮也在，楚狂行矣不回頭。」

據說當日竹垞刊集時，曾有人警告他，最好把風懷詩刪去。竹垞態度冷靜，拒絕刪詩，並幽默的回答道：「甯不食兩廡冷豚耳。」講出了這句話，我就覺得竹垞是十分可愛的了。雖然維持世道人心的正人君子也不能沒有。四庫全書提要對曝書亭集的批評就很不好，嫌他「流宕冶豔」，替他刪去了。連靜志居琴趣也不免。所以四庫本的曝書亭集是經過刪割的東西。方東樹在「漢學商兌」里也罵竹垞：「八十餘歲刊集，不夫風懷詩，

躬行邪行，自暴於世。」然而竹垞不怕這些，到底毅然留存下來了。他是想爲自己少年時的戀愛留個紀念。更要爲愛人「悼亡」。在二百年前名教的勢力下，這種作爲也可以說是難得的了。

然而竹垞也究竟不願使此事明白的顯露於大家面前。他作「風懷詩」在康熙己酉，時年已四十一矣。伊人則死於丁未歲，是年竹垞曾寫「戲效香奩體二十六韻」，亦即所以紀念逝者，一直到風懷詩寫成，即算告一總結束。甚至於在集子刻成以後，還要大加刪除，這刪去的詩，大概以關係了他們的戀愛事蹟的爲最多。這刪除的痕跡，據姚大榮君的細檢，記如下：

「而第四卷中己亥庚子兩年之作，剷除獨多。可以知其故矣。蓋竹垞與彼姝相悅雖久，猶各止乎禮義。彼此相喻於無言者，洛神帖小字中央，收和頰而靜志，中禮防以自持之本旨，初念固不渝也。至戊戌冬，始突破藩籬。其蹤跡最密，蓋在己亥庚子兩年中。而此兩年之詩，爲彼姝作者，或有蹤跡太露難以示人之處，雖已刻成，而必從淘汰。例如玉樓春詞四首，不入靜志居琴趣，正以名字太露故也。風懷一篇，并出名字，與玉樓春詞略同，特因苦心經營，成功非易，不忍割愛，立意因詩存入，否則亦當在剷除之列矣。」

然而雖剷除了不少的詩，我們究竟還可以探尋出一些蛛絲馬跡來。在翁刻的靜志居詩餘中的四闕玉樓春里，「壽奴」與「長命女」兩首中，每句都有壽字。「山姑」一首中，每句都有山字。「松兒」一首中，每句都有松字。「亥娘」一首中，每句都有亥字。壽是名，山是字，松是小名，亥則是生年也。至於伊人的名字究竟何如，前曾引管玉之說，姚大榮則以爲甚誤。乃別有說以解釋靜志兩字之義，說頗精：

「管玉謂馮孺人之妹，名壽常，字靜志，其說甚誤。殆由不知靜志二字之來歷，故有此說耳。竹垞元稿，雖以靜志爲題，而靜志確非彼姝之字。略述原心，殆即此詩之命脈。竹垞纂明詩綜，其說明詩，即名靜志居詩。七十四歲始成書。距彼姝卒時，閱三十六年。顧與彼姝無涉。惟竹垞以靜志頰所居，則實由彼姝之故，靜志二字，始見洛神賦。竹垞用此二字，非泛泛由曹子建賦中拈出，乃係自彼姝摩寫王子敬殘帖中拈出。靜志居琴趣洞仙歌第十四闕，有「十三行小字，寫與臨摩，幾日看來便無別」之句。此爲竹垞詩詞，選用洛神十三行緣起。而「兩同心」詞尾有「洛神賦小字中央，祇有儂知」二句，又爲竹垞取靜志二字自頰所居緣起。洛神賦「收和頰而靜志兮，中禮防以自持」二句，爲全篇之骨，言欲容洗心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。十三行殘帖，則自嬉左倚采旄起，玉體迅飛止，共十三行。此二句正在第七行，居前後各六行之中，故云中央。蓋彼姝未嫁時，雖蹤跡不疏，而守禮謹嚴，避竹垞惟恐不及。至嫁後，所適非耦，時往來母家，自禾中至吳門，均由馮孺人同舟伴送。因習與竹垞接近，而彼此戀愛之情遂生。觀兩同心詞：「比肩縱得相隨，夢雨難期」云云可證也。然兩心雖同，而防槍難越。彼姝微窺竹垞之意甚切，恐涉造次，致犯非禮。(自己丑以還，竹垞屢欲犯之，均以善避獲免。)難於措辭，故藉臨帖就正爲由，特縮小第七行中此二句之字以示意。令會心人自領。欲其止乎禮義也。故竹垞特表之，以答其意。不然，洛神帖本係小字，何待明言？人盡皆知，竹垞何爲自謂曰只有儂知乎？惟字之尤小者，偏在中央，故始著此語耳。彼姝用心如此，以筆代舌，藉古諷今，詞嚴義正，愷切分明。宜竹垞心焉不置。後來即以靜志標題所居，又以署其琴趣及詩話，蓋一

以自憐，一以示心折其人，敬佩其意，是即此詩之微旨也。」

至於歷來談風懷詩本事者，多半捕風捉影，有類說部。「鴛水仙緣」之作，即類似演義。曝書亭集注者有江浩然，孫銀樞，楊謙三家。江孫僅是注故實之出處。楊謙因為與竹垞有世誼，故知朱之生平較切，且撰有梅里志，竹垞年譜等書。他的箋風懷詩，常援引竹垞其它詩詞為注，體例甚善。又傳桐城蕭氏藏有風懷詩注抄本，或者更有可觀，也未可知。

風懷詩二百韻。大概包括了竹垞十七歲至三十九歲間二十二年的綺情事蹟，所以也大可作詩史讀。竹垞生於明崇禎二年己巳，在嘉興之碧澗坊里第。馮家則在朱宅北。朱妻馮備人生於崇禎四年辛未，伊人則生於崇禎八年乙亥，行第三。孀人名福貞，字海媛，以編錄壽喜排列之序，及詩中之隱示，伊人當名馮壽貞，字山嬌。

「曝書亭著錄序」云：

「予年十七，從婦翁避地六遷。而安度先生（彝尊父）九遷，乃定居梅會里。」

「歸安教諭馮君墓誌銘」云：

「君徙宅者八，之官者再。女五人，其一歸於我。」

「亡妻馮孀人行述」云：

「孀人，姓馮氏。諱福貞，字海媛。世居嘉興練浦之陽。考徙居府治之北，再徙碧澗坊，夫先太傅文恪公里第，近止百步。」又云：

「予年十七，爲贅婿於馮氏之宅。遭亂，兩家各去其居。後遷塘橋之北，又移居連接之橋。……孀人歸予將五十年。少日遭亂，恆與予夜避

農草密篠間。流離顛隕，凡徙宅十一，始克盡居。」

風懷詩首節爲全詩總敘，而於伊人之出處，說得尤其明白。所以全錄如下：

「樂府傳西曲，佳人自北方。問年愁豕誤，降日叶蛇祥。巧笑原名壽，妍娥合喚嬌。次三蔣侯妹，第一漢宮嬌。鉄撥媚諸調，雲徽按八琅。琴能師賀若，字解辨凡將。弱絮吟偏敏，蠻牋學最強。居連朱雀巷，里是碧鷄坊。」

彝尊雖然是世宦之家，不過後來中落了。「亡妻馮孀人行述」云：

「寒家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，墓田外無半畝之產。祖考忱予公知楚難府事，還僅敝衣一簋而已。至本生考安度先生，家計益窘。歲飢恆乏食。教諭君以孀人許彝尊爲配。行媒既通，力不能納幣。彝尊年十七，爲贅婿於馮氏之宅。遭亂，兩家各去其居。」

彝尊既然人贅於馮家，當然是跟了馮家一起逃難的了。在這機會下，壽貞與竹垞就常常有機會相處了。更因爲亂離之頃，大家彼此都需要扶持，更沒有什麼避忌，所以形跡當然甚親。這時壽貞十一歲。據姜紹書韶石齋筆談：

「乙酉歲北兵至嘉禾，項墨林氏累世之藏，盡爲千夫長汪六水所掠，蕩然無遺。」

竹垞所居的碧澗坊，距項氏天籟閣甚邇。所以他們這次由碧澗坊避至馮村五子兒橋（見彝尊詩題——練浦塘東，嘉興縣治東南三十里），就是汪六水之役。竹垞詞中述及這時與壽貞的關係事有清平樂：

「齊心耦意，下九同嬉戲。兩翅蝶雲梳未起，一十二三年紀。春愁不上眉山，日長慵倚雕欄，走近蕃薇架底，生擒蝴蝶花間。」

「四和香」詞云：



『小小春情先漏泄，愛新同心結。喚作莫愁愁不絕，須是未愁時節。才學遭人棄半揚，也解秋波瞥。篆縷難燒心字滅，且拜了初三月。』

詞中所描寫的壽貞，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已經十分伶俐而知情意了。這時竹垞因為機遇偶然，實在却還沒有什麼野心，不過對方語笑無心，也就覺得「未免有情」耳。所以才說：

『偶作新巢燕，何心做笏觴？連江馳羽檄，盡室隱村鱗。紺髻辭高閣，推蓬倚峭橋。蛾眉新出繭，鶯舌漸抽簧。慧比馮雙鶴，嬌同左蕙芳。歡蹤翻震蕩，密坐益徬徨。板屋叢叢樹，溪田稜稜蕩。垂簾遮燕戶，下榻礙蜂房。病鬼同時逐，祇神各自禱。』

竹垞自言曾離婦家六遷其居。第二次即由馮村五子兒橋遷到橫塘了。也在高興，練浦塘之東。此時壽貞當已盈盈將及笄矣。琴趣中「朝中拱」曾提及橫塘，是記此時事的：

『蘭棹並載出橫塘，山寺踏春陽。細草弓弓襪印，微風葉葉衣香。一溝流水，半竿斜日，同上歸艎。贏得渡頭人說，秋娘合配冬郎。』

一對璧人，畫漿雙棹，簡直是神仙伴侶。旁觀者都贊歎不置，竹垞得意之狀可掬。言念及此，不禁想到古時的確好，連逃難也還有這種福氣，目下却邈不可得了。詩云：

『亂離無樂上，飄轉又橫塘。阜散千條笑，紅飄一丈蕃。重關于盼盼，虛籬李當當。鳳子裙纖褶，鴉頭機淺幫。倦程停午睡，暇便踏春陽。雨濕靴韃鎖，泥濘碌礪場。宵絲捎蠟燭，拒斧折蜂蟻。側徑循莎蘆，微行避麥麩。沈紗宜在石，挑菜每登吭。』

後來又遷居梅里。靜志居詩話云：

『予年十七，避地練浦。歲己丑，菴符四起，乃移居梅會里。里在大彭嘉會二都之間，市名王店。』詩云：

『羅霧情方狎，菴符勢忽猖。探丸搜保社，結侶竄茅篁。廳改梁鴻賃，機仍機女囊。疏檣安鏡檻，斜桷連書倉。路豈三橋阻，屏還六扇窗。弓弓聽點屐，了了見縫裳。夙擬轉童配，新來卓女嫿。綺衣添綽約，星鬢婉清揚。芸質恆留篋，芝膏慣射芒。長筵分漫散，複帳捉迷藏。匿貯芙蓉粉，其煎豈幾湯。消盤潯洛宓，鄰壁暗窺匡。苑里顰由底，澗邊喚觸羊。末因通叩叩，祇自覺佹佹。』

這一秀詩中「夙擬」二句最不易解，其實亦可通。蓋伊人已先許嫁，而婿先死也。綺衣云云則是伊人爲未婚之好服「變服」也。竹垞既贅於馮氏五年，於己丑歲乃賃宅於梅里，接父親安度先生同住，然並未脫離妻黨別居。

馮翁有五女。長即竹垞夫人，次女已別嫁。壽貞序三，而四五二女俱尙幼。當然是依母的了。壽貞稍長，當與大姊常在一起。他們平時是住在相鄰的兩間房子裏的。琴趣中有「洞仙歌」記嬉戲事云：

『書床鏡檻，記相連斜檣。慣見修眉遠山學。倩青腰授簡，素女開圖，才凝盼，一線靈犀先覺。新來窺宋玉，不用登牆，近在蛛絲畫屏角。見了乍驚迴，分明暗翠低搖，旋手揭流蘇，近前看，又何處迷藏，者般難捉。』

據說竹垞短視，所以有這許多活現的描寫。而想要看見的是如此的急切，偏是迷迷惘惘的，難怪要說迷藏難捉了，思之不禁喟然。

後來他們又移到一處叫樊樓的地方。看樣子好像房子比較寬大了一些，他們住的也遠些了。然而畢竟是混熟了，竹垞還不時去尋繹。可是她

却總是防嫌得很厲害。詩云：

「孟里經三徒，樊樓又一箱。漸於牙尺近，莫避釐風熾，題壁銀鈎在，當窗榜扶隨。有時還邂逅，何苦太周防？令節吟元夕，珍亭溢看揚。鬧蛾爭入市，櫻牒獨循廊。樓鶻斂先溜，接昏燭未舛，經思乘窅步，梯已上初桃。莫縮同心結，停斟冰齒漿，月難中夜墮，羅衽北山張。」

看這情形，竹垞進攻的結果，不但未達目的，反而受了冷待，停止了一向的優待。琴趣中金縷曲也是記元夜事，其前闕云：

「枕上問商略，記全家元夜觀燈，小樓簾幙，暗里橫梯聽點屐，知是潛回香閣。陰把個玉清追著，徑从春衣香漸逼，惹釵橫翠鳳都驚落，三里霧，旋迷却。」

癸巳歲，壽貞年十九矣，嫁吳中富室，男家大概是鄉下的土財主，一切享受，自然是極盡豪華，不過夫婿却是不能令壽貞滿意，因為這種家庭，是不懂風雅的，竹垞雖是寒士，可是文采不凡，再看竹垞筆下所寫的伊人，是個雅擅琴書，能製箋箋的少女，整天與一個俗人共處，難免不厭煩了起來，同時，她自然會記起黃夕相處，並且曾向她進攻而遭她婉拒的那個人來了。竹垞有「無題」詩：

「金谷繁華地，風流石季倫。量珠凡幾斛，買取墜樓人。」

這裏所說，壽貞婿家是如此的富厚，然而方伊人為綠珠，蓋以示其意固雅不欲嫁此俗夫耳。又一首云：

「織女牽牛匹，姮娥后羿妻，神人猶薄命，嫁娶不須啼。」

則可見伊人未嫁之先，已知婿婿之俗矣。用織女姮娥作譬，蓋以示兩心之牽係，固未斷也。又一首云：

「漢皋珠易失，洛浦珮難分，不及問男女，肩挑六幅裙。」

更是對壽貞的婿婿，加以惡劣的形容了，竹垞眼看伊人的遭嫁，自然不能忘情，於是就發為宛轉的歌吟，其惆悵詞云：

「惆悵迷山路，相思一萬重，燈前看玉面，猶憶舊時容。」

「相見知何日，相思怨路殊，蛟人淚已盡，無復下成珠。」

幽怨之情可見。癸巳歲所寫的「嫁女詞」，也是為壽貞的遭嫁而發的，當時竹垞的兒子昆田已生，而馮翁仲女則已嫁姚澍，澍字我士，是竹垞的同學。故詩云：

「大姑生兒仲姑嫁，小姑獨處猶無郎。」又云：

「媒人登門教裝束，黃者為金白者玉。」則痛斥之，竹垞家貧，所以提到錢，則憤憤之態格外的顯露出來了。

「阿婆嫁女重錢刀，何不東家就食西家宿？」

這簡直是大為諷罵，而竹垞的私意也就一泄無餘了。詩云：

「冰下人能語，雲中雀待翔。香綫催製被，黃竹喚成箱。玉詫何年種，珠看滿斛量。綵幡搖婀娜，漆管韻清鏘，白鴿來蕭史，斑雞駕陸郎。徒然隨畫艦，不分上華堂，紫葛牽駝架，青泥濕馬柳，枇杷攢瑣瑣，梓柳陰

胖胖。金屋深如此，璇宮思未央。」

壽貞既已遭嫁吳門，當然要歸甯禾中。這一條路是水路，由王店鎮經馬王塘，濮院鎮，妙智汛，石灰橋，更東北行，到蘇州。這護送小姨的一差，自然以竹垞為最相宜。因為那時他還寄居在馮家。詩云：

「朝霞凝澗岫，春渚得歸帆，古渚迎桃葉，長堤送寶娘，翠微晴歷歷，碧漲遠汪汪，日影中峯塔，潮音大士洋，尋幽雖約伴，過海乃須瑯，瀟

墨衫何薄，輕絨扇屢障，心憐明豔絕，目奈冶遊狂，纔解青絲絳，茵鋪白簾簾，回波吟棹枵，鳴槽入蕪蔣，竹符重重籀，茶芽段段槍，甘菹翻舊譜，活火試頭綱，檀易傾鸚鵡，裘拌典驢驢，曉醒消芳蕙，寒具折饅饅。已共吳船凭，兼選漢佩纓，瘦態憐骨出，嫌勿避形相，樓下兜金臥，闌邊拭淚妝，便思鴛負騰，竊擬鳳求凰，兩美誠難合，單情不可詳。」

這裏面所用的「棹枵」一詞，不免近於笑話，語見唐詩「回波詞」，表明自己有畏於太太的監視，不敢與小姨有什麼逾越的舉動焉。「勿避形相」兩語，可見伊人之憔悴，並與竹垞久別後親熱之狀，「凭衾」「拭淚」，皆示伊適人不偶，感動而悲也，結末還是因馮孺人的看視，不過僅僅是一通辭而已。「琴趣」「兩同心」即詠此時情事：

「認丹靨響，下畫樓遲。犀梳掠，倩人猶未；螺黛淺，俟我乎而。看不足，一日千回，眼轉迷離，比肩縱得相隨，夢雨難期。密意寫披枝朶朶，柔魂遞緜命絲絲，洛神賦小字中央，祇有儂知。」

順治乙未三月竹垞游山陰，丙申春返里。夏復遊嶺南，迄戊戌秋歸，在家時候比較的少了，實在是因為長依婦家，難以爲情，馮孺人行述云：「予授徒不給，遂南渡嶺，越二載歸，則孺人徙西河村舍，是冬復還梅里。」

他的「返家即事」詩中也表示慚愧之意：

「重爲廡下客，慚愧說還家。」

可見他仍舊是住在婦家的，因為仍與伊人常在一起。壽貞既然已經嫁在蘇州，但是常依姊家居，看集中隱約說起，似乎壽貞之離母家，還有什麼隱約的情事，竹垞不肯詳言。這次竹垞從粵歸來，得償多年的愿望，所

以詩語也格外出力的描寫：

「計程衝瘴癘，回首限城隍。紅豆憑誰寄，瑤華暗自傷。家人卜歸妹，行子夢高唐，杜宇催歸數。芻尼送喜忙。同移三畝宅，共載五湖航。陀落蚪蟾月，階流兔杵霜。池清凋菌萑，垣古揀實蕃。乍執摻摻手，彌迴寸寸腸，背人來冉冉，喚坐走伴伴，嚮臂盟言復，搖情刻漏長，已教除寶劍，親爲解明璫，領愛酒蟾滑，飢嫌蜥蜴妨，梅陰雖結子，瓜字尙含瓠，捉搦非無曲，溫柔尙有鄉。眞成驚蛺蝶，甘作野鴛鴦。」

竹垞詩有云：「疑兒猶昨日，病婦已連年。」當時昆田才七歲，而馮孺人則臥病。因而竹垞得有一親慈澤的機緣。琴趣「鵲橋仙」(原注十一月八日)云：

「一箱書卷，一盤茶磨，移住早梅花下。全家剛上五湖舟，恰添了個人如畫，月弦新直，霜花乍緊，蘭棹中流徐打。寒威不到小蓬窗，漸坐近越羅裙釵。」

「眼兒媚」云：「那年私語小窗邊，明月未曾圓。含羞幾度，已拋人遠，忽近人前。」明月未圓，是指十四日夜，而「洞仙歌」亦云：

「仲冬二七，算長期須果，若再沈吟甚時可。」

這與「眼兒媚」所記可合看。而他們彼此已久目成心許，不過還沈吟着未即定情而已。(下期續完)

### 古今社道款啓事

本刊合訂本印數不多，早已售罄，致勞愛讀諸君，或電話詢問，或遠道致郵，盛情隆意，殊爲不安。惟信件太多，未能一一致意，特此啓事，請代答覆。又函詢定閱辦法者亦衆，一俟敝社有正式決定，當再行公告，伏希 鑒諒。

古今社敬啓。

# 四庫餘話

庾持

談中國書的板本的，於抄本和刻本之外，更有活字本一種。說起來這種活字本的源流或許最早也不一定，因為歷代的印刷實在即是活字的先聲，不過數量較小而已。北京大學曾經印過『封泥存真』。這種運用於公文書紙上的『封泥』，實在就是活字的先導者。近代長沙葉氏觀古堂曾藏有北宋膠泥活字印本書。沈括『夢溪筆談』記其法云：

『慶曆中，有布衣畢昇爲活板。其法用膠泥刻字，薄如蠅臂。每字爲一印，火燒令堅。先設一鐵板，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。欲印，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，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，持就火煬之。藥稍鎔，則以一平面按其面，則字平如砥。若止印一二本，未爲簡易。若印數十百千本，則極爲神速。』

沈存中的確不愧爲中國的科學家，他所記的這種北宋膠泥字法，詳細而扼要，那種辦法直與近代的鉛印法不謀而同，是不得不令洋鬼子黯然失色矣。不過這種印本流傳至今的，簡直是絕無而僅有，即前述的那一部葉德輝的藏書，後來歸了周越然君，據說不過明刻而已。以非目睹，未敢臆斷。不過大內的『天祿琳瑯』會記：

『宋本毛詩唐風內，「自」字橫置，可證其爲活字板。』

這自然是更明顯的證據。

元王楙有『活字印書法』，附於武英殿聚珍板『農書』後。說得更爲詳盡，不過元代的活字本，更未見過，所以這里姑且略之。

陶蘭泉雖然以多藏明板書著名，其實他的買書，不過是爲了『轉鬻』而已。聽與陶氏相熟的友人說起，他曾說過這樣的話：『我買書多年，並不會虧了本。』觀此可知其意響矣。晚年藏書盡出，曾有一部明會通館活字本『諸臣奏議』賣掉，當時陶氏曾揮淚向友人說：『可惜南方沒有人能識這書的。』這並不是惜書，蓋惜不能得善價耳。果然，識者北方是有的。鄭振鐸記云：

『初，有明會通館活字本諸臣奏議者，由傅薪書店售予平賈，得九百金。而平賈載之北去，得利幾三數倍。以是南來者日衆，日搜括市上。』

這會通館是什麼人呢？邵寶『客春堂集』『會通君傳』記云：

『會通君姓華氏，諱鏗，字文輝。無錫人。少於經史多涉獵。中歲好校閱同異，輒爲辨證，手錄成帙。遇老儒先生，即持以質焉。每而爲銅字板以繼之。曰：『吾能會而通之矣。』乃名其所居曰會通館。人遂以會通稱。或丈之，或君之，或伯仲之，皆曰會通云。』

這也不免有趣。商務四部叢刊三編中有一部精彩的書，即洪氏『容齋五筆』是也。這書湊自宋刊及會通館活字本，可謂天壤間『容齋五筆』最

善本矣。華燧有子煜、堅等。更繼先人遺業，創爲蘭雪堂。所印活字板書有白氏長慶集（天祿琳瑯著錄），蔡中郎集（葉昌熾所見）等，皆爲世所珍重。

明代其他有名的活字印者有桂坡館安氏，吳郡孫鳳，五雲溪館，金蘭館，建業張氏等。據孫毓修氏說：

『按安氏（作者持按：係安桂坡）所印顏魯公集，又有雕本，蓋先雕後雕也。』

這就很令我想起爲周越然君所斷爲明刻的那部書來了。明初複刻宋本之風極盛，而且那時的觀宋本，並不若今日之珍異。往往有拿了一部宋本，拆成散頁，貼在板上，從而刻之的。如此一來，和原本往往就會『不差累黍』。周君得了一部後印本，加上明人序，就斷定那部也是明刻，由書賈作偽去序而充北宋膠泥字本的。否定了葉氏的定論。其實除此以外，用紙，黑色，裝訂的風氣，在在都可以幫助我們鑑定的。周氏斷定其非宋本，這自然是有他的眼光。在吾輩無緣目睹原本的人們，只好『承認』他的『定說』了。

以上既然稍爲提到了宋元明的活字本，清代的活字本的推行，則不能不推四庫全書編纂的功勞了。

最初提起要辦活字板的金簡，他是特蒙聖旨，『所有武英殿承辦紙絹裝潢飯食及監刻各事，宜齋添派金簡一同經管』的人物。他的奏摺里說：

『俱將來發刊，不惟所用板片浩繁，且逐步刊刻，亦需時日。臣詳細思維，莫若刻做套本活字套板一分，刷印各種書籍，比較刊板工料省簡懸殊。臣謹案御定佩文詩韻，詳加選擇，除生僻字不常見於經傳者不均集外

，計應刊刻者約六千數百餘字；此內虛字以及常用之熟字，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，約共需十萬餘字。……遇有發刻一切書籍，只須將板照底本一攤，即可刷印成卷。』

這里所說是初創的大略情形。結果奉到御批：『甚好，照此辦理！』後來因爲『活字板』的名子不大雅馴，就改稱『武英殿聚珍板』。這種聚珍板書籍，現在也已經成爲古董了。不過由我看來，實在並不好看，扁體的字形，有如後來在計開上面所用的那一種樣子，看起來疾首蹙額，非常之不愉快，清代木活字板不少，我有一冊『香葉草堂詩』，是畫『鬼趣圖』的那一位羅兩峯所著，即是木活字印，清疎而別具風致，實在是頗妙的板子。這一種聚珍板大概一共印行了一百四十八種。被譏諷爲『謬甚』的那一位繆藝風，會竭畢生之力，搜到了一百三十八種。人各有癖，總君所搜集的這武英殿聚珍板書，比了陶蘭泉的專搜初印殿本開花紙書來是要相差一籌的了。

四庫全書繕成七部分置大內之文淵閣，奉天之文溯閣，圓明園之文源閣，熱河之文津閣，江蘇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，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，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，這幾閣的建築形勢，大概全仿天一閣。實在不能說不是一段因緣。

甯波范氏天一閣是明范東明司馬所手創，直至現在，猶能『世守勿失』。在中國的藏書家中，可以稱得一聲『奇蹟』。雖然現在如何，是不得而知了。就是上面所用的那一句套頭話『世守勿失』，也大有問題。因爲天一閣雖然有着『不准子孫無故開門入閣，罰不與祭』的戒條，到底還是沒有用，閣書在范氏子孫缺少錢用的時候，往往就會拿來派了用場。遺

不過僅是最易料到的一個因素，整個的分析起來，真够得上一句「一言難盡」的話了。民國二十二年趙斐雲（萬里）先生曾去天一閣訪書，作有「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」。他曾經記過天一閣書籍亡失的原因，第一個就是因四庫徵書的關係所誘導而成的：

「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撫三寶，從范懋柱手里，提去了不少的書。據四庫提要及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計算起來，共有六百三十八部。這一類的書上，有一個客觀的標識。封皮下方正中，有一長方形朱記，文曰：「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，浙江巡撫三寶，送到范懋柱家藏某某書一部，計書幾本。」開卷又有翰林院大方印。封皮上的朱記，有時爲妄人割去，至大方印，則時時遇到。四庫全書完成後，庫本所據之底本，並未發還范氏，仍舊藏在翰林院里。日久爲翰林學士拿還家去的，爲數不少。前有法梧門，後有錢希龜，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。輾轉流入廠肆，爲公私藏家收得，我見過的此類天一閣書，約有五十餘種。」

『四庫瑣話』中提到的徵進遺書，儘先發還的話，在這里算是露了馬脚。范家損失了這一批書，只不過得到一部御賜毛裝的圖書集成，可是現在也已經殘缺不全了，不過却還擺在正中的五個櫃子里。

趙先生還提出開書散出的兩個原因：

『由於乾隆後當地散落出去的。開書在乾隆以後，雖有阮芸臺學使出來編目，替他捧場。然同時開書頗有流落閣外者。盧氏抱經樓，爲前清一代四明藏書家後起之秀。他的藏書里最著名的一批抄本明實錄，就是天一閣的舊物。此外甯波二三等的藏書家，如徐時棟，姚梅伯之流，以及到過甯波作過官的，如吳引孫有福讀書齋，沈德壽抱經樓，都有天一閣的細胞

在他們藏書里稱霸着。就是現在幾位甯波本地的藏書家，也都有少數天一閣的種子分佈着。我可以說凡是甯波舊書肆里遇着白乾淨的明刻白棉紙書，十之八九，都是天一閣的遺產。天一閣的書，很少有印記的。但是無論牠改了裝，我也能認得這本書是不是天一閣的故物。……

「（三）由於民國初年爲巨盜薛某竊去的。這一次是天一閣空前的損失，至少總有一千種書散落到閣外。閣中集部書，無論宋元明，損失最多。即明季雜史一項，所失亦不在少。登科錄和地方志，去了約有一百餘部。輾轉的由上海幾個舊書店，陸續售歸南方藏書家。當時以吳興蔣氏收得最多，號稱孤本的明抄宋刑統，就在里頭。現在蔣氏書散，整批明別集，流歸北平圖書館，在一二八滬戰起時，作了犧牲品。此外我所認識的上海蘇州幾位藏書家，也都有少數天一閣的遺藏分佈着。在我日記簿里載下來的，此類書已經超過了五百種。」

四明范氏在海內藏家中，總算能保持最久的了。然而也究竟不無可歌可泣的流散。『蠶魚箱』中曾談到海源閣的浩劫，現在這里因談四庫之便，順手提及，亦所以留存此書林一段掌故耳。

天一閣的藏書與別家獨異的是不大收宋元本書，而廣搜明本。作一個譬喻，有如現在的藏書家，不致力於明清板刻而專求商務中華的東西一般。等到明取暗偷的劫後，現在却以明代方志，登科鄉試錄之類稱雄了。這完全因爲十多年前這些東西還不受歡迎之故。在舊書店老板的心目中，『經』是最最可貴的東西。『史』和『子』次之。『集』部已經不大看得起了。所以偷起來，當然也是經部先偷光。我曾見杭州某肆的舊書目錄（約民國十三四年間），明板白棉（皮）紙的志書，雖然是大部頭的，每部也

不過三四十元而已。到了現在，屢經東西各國的搜求，這些東西就成了最香的貨色。而天一閣的這一點「劫餘」，也就要使大家震驚了。

在中國，無論什麼東西，只要一古起來，就會使人另眼相看的。天一閣的長久的歷史，就是乾隆皇帝也覺得頗可體面的了。在乾隆三十九年，有上諭云：

「浙江甯波府范懋柱家，所進之書最多，因加恩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，以示嘉獎。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，純用磚甃，不畏火燭。自前明相傳至今，並無損壞，其法甚精。著傳諭寅著親往該處，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。是否專用磚石，不用木植。並其書架款式若何，詳細訊查，變成準樣，開明丈尺呈覽。」

下面並且囑咐寅著前去查看之時，宣明旨意，就是四庫全書的藏書，要向該閣學樣。「使其曉然，勿稍驚疑。」寅著在查明以後，有詳細的覆奏，對天一閣的建築說明頗詳（東華續錄乾隆七十九）：

「天一閣在范氏宅東，坐北向南。左右磚瓦爲垣，前後牆。上下俱設窗門。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。共六間：西偏一間安設樓梯，東偏一間，以近牆壁，恐受溼氣，並不貯書。惟居中三間，排列大櫥十口；內六櫥，前後有門，兩面貯書，取其透風。後列中櫥二口，小櫥二口。又西一間，排列中櫥十二口。櫥下各置英石一塊，以收潮溼。閣前鑿池。其東北隅又爲曲池。傳聞鑿池之始，土中隱有字形，如「天一」二字，因悟「天一生水」之義，即以名閣。閣用六間，取「地六成之」之義。是以高下深廣及書櫥數目尺寸俱舍六數。特繪圖具奏。」

這種一百六十年前的實地探查紀錄，頗爲有趣。而建造書室，也要利

用青烏術來防災，也是大有意思的事。高宗覺得這種「厭勝之術」是「其式可法」的了。於是內廷四閣（文津文源文淵文溯）的建造，完全模仿了一天一閣式。

不過一百六十年後，滄桑愈更，天一閣早已非原式了。趙斐雲記云：

「細查閣的建築方式，和其他甯波住宅，並無多少不同之點。所用材料，簡陋非凡。消防設備，簡直等於零。和藏四庫全書的文淵閣規模相比，實有天淵之別了。我不信文淵閣是模仿着天一閣蓋的。」

至於那些英石呢，更成了笑話：

「我們發現好幾個櫃子里都有蠹蟲，因此對於傳統的保存閣書的祕訣，發生疑問。故老相傳閣里的書全都夾着芸艸，可以防蠹；櫃子下鎖着浮石，可以吸收水份。這完全是神話。其實天一閣所謂芸艸，乃是白花除虫菊的別名，是一種菊科植物。早已失去了牠的除虫的作用。浮石不知從郭外那個山里搬來的一種水成岩的碎塊，並無什麼吸收空中水份的能力。」

這真是多麼好玩而又可悲的事！

經過了幾次的按查，刪改銷毀以後所繕成的四閣書，應該是毫無遺憾的了。然而在高宗幾次抽查之後，竟而屢有違礙之處發現。實是所謂「校書如掃落葉」，在這種嚴刑峻法，人手。多的條件之下，居然也還是不能滿意。最初出了毛病的書是李清清的「諸史同異錄」，那罪名是：

「因書內妄稱世祖章皇帝，有與明崇禎相同四事，悖誕不經。續辦三分書繕進之一分內，未照底本刪去，當蒙指示；前經奉旨，將全書銷燬，並將李清所撰各書，概行查燬。此係文淵閣繕進之本，其悖妄語句，已經

原辦之總校刪去，全書應燬！」

這在我們看來，不過是腐儒的一種無聊的拉扯而已，絲毫不是奇怪的。然而背逆不道了。從這里可以悟出，就是多麼恭敬的奉承，也還是不行，即使說崇禎的面孔有如世祖章帝御的御賢！

撤毀的書還不止此。如『千頃堂書目』因為還載有許多已焚燬的書，為滅跡起見，一律刪削。『國史考異』與『元明事類考』『杜詩詳註』都因為會引錢謙益之說而未著其名，所以也一律撤毀。最可憐的是朱鶴齡，他在『書元好問集後』一文中痛詆錢謙益，理應為官方所嘉獎了；却不料在他未與錢益絕交之先，曾有過詩文往來，如『贈某先生詩』等，在他的李義山詩箋註序內的紅豆莊主人也就是錢謙益，所以也一律刪削。

王貽上的著名的『吹柳詩』中，用了『白門』『梁園』『琅玕』『洛陽』『禁和殿』『永豐坊』的典故，不料也為人所指摘，幸虧後來查得這些全是『詠柳習用典故，似無所指，仍應擬存了。』究竟在集中刪去了『贈一靈道人絕句』，因為該道人即作『廣東新語』的屈大均也。

也還有因為維護風化而剔去的。如吳其貞的書畫記，因為『書內所載春宵秘戲圖，語涉猥褻，奏明應燬。』如此說來，見只編中會著錄『宋太宗強幸小周圖』，是也應當禁燬的了。周亮工因所撰讀畫錄中有兩句詩，『人皆漢魏上，花亦魏熙餘』，被文淵閣詳校簽出了。結果是連『印人傳』『因樹屋書影』與專談飲食男女的『閩小記』一律燬掉。天下莫須有的事件，豈尚有過於此者乎？

四庫七開修成迄今不過百五十年，可是已經亡佚大半了。文淵閣書早已遷出北平。文源閣在圓明園內，也一炬於英法聯軍之役，至今已高宗御

製文淵閣記石碣在北平圖書館內，為遺蹟之僅存者。熱河文津閣本民國四年移平，轉交北平圖書館保存。文淵閣書則不復可睹。文匯文宗則燬於太平軍之役。文淵閣也因太平軍而受損，後經『八千卷樓』丁氏補抄完竣。市上時時可見四庫抄本，小冊而抄工亦劣，遠不及內庭四閣之壯觀，則是杭州流來之丁氏補抄本也。

四庫全書雖名為『全』，其實所收的書比起存目中的書來還要少，而古逸書及故意漏列的還不在內。當然是不為人所滿意的了。嘉道間阮元曾進四庫未收書一百七十三種，賜名『宛委別藏』。光緒中翰林院編修王懿榮又倡續修之議。時在光緒十五年：

『時經百載，開通日廣，文物日新。厥有市舶泛來前代流傳海外之書；又有乾隆以後通材碩學，網羅散失，采集逸佚，復古再成之書。說經補史，重注重疏，精校精勘之書；以及天文算學輿地，方志，政書，奏議，私家撰著，卓然經世之書。屏見疊出，或先得者殘而重收者足，或沿稱者偽而改題者真，考據一門，後來居上，藝術之流，晚出愈精。若此之類，上溯舊例，應行著錄者，其為粹美，庶幾前編！』

這自然可以代表一般人士的見解。可是因為在修『會典』，擱下來了。後來朝廷只有請大師兄的心思，那里還顧到這些『不急之務』，這位王先生也終於在庚子的拳亂中被殺了。

光緒三十四年，翰林院檢討章梈又上『擬請增輯四庫全書摺』。那要點在於查萃中外的書籍，繕譯外國的法政書籍，『續編四庫全書，以昌憲治之文明。』可以算是非常時髦的建議。而反對者也大有人在。翰林院長霖上敬陳管見疏云：



「乾隆時欽定四庫全書，網羅古今一切載籍，洵足以嘉惠藝林。今海宇大通，羣官靡亂，後生小子，鑿於泰西富強之說，厄言日出，大道當歧。非續編書目，易定宗旨，排乏邪說，不足以清羣議之區囂，而齊一天下之耳目。」

雖然同為提倡續修四庫，喻君則是極右派的主張者。與章君針鋒相對。這在出使外國即被認為二毛子的時代，正是不足怪者也。然而議論雖然大發了一通，究竟還是按了舊習慣，格於吏議而不果行。

民國以來也先後有邵端彭的「徵求續編四庫全書意見啓」李盛鐸更主張將反清的滿有民族思想而被擴的書籍編進去，謁見段祺瑞執政。段氏則想等日本退還庚款商妥後再談，結果都只是發了幾篇空論。

民國十四年，呂思勉更主張改造四庫全書為「民國全書」，由人民組織一蒐集，校理，皮藏，流布書籍的機關，完全由人民負責籌積款項，其意固美矣，可惜國人皆不好古，結果又是廢話。

較為具體的倒還是商務印書館的影印計劃。民國八年，金息侯請印四庫全書，葉玉虎自歐洲歸來，也主張此議。九年法總理班樂衛來華，聲明將以庚子賠款印書。辦法是照原式大小影印百部，需款二三百萬元，需時廿載，而本國產紙，更不敢應用。商務印書館知難而退，一切停頓。民十三商務三十周年紀念，又想影印，已經由高夢旦向清室內務府商妥借運辦法，交通部也特予便利，而且在文淵閣查點裝箱了。不料曹錕的辟人李彥書索賄六萬元不遂，用總統府一紙公文，借故制止了。

章孤桐主數部，又要影印，本想用移存京師圖書館的文津閣本作底本，不過因為館中捨不得外界委托抄錄孤本的生意，暗中力加反對。遂又改定影印文淵閣本。一切預備得差不多以後，又出了花樣。這次是清室善後委員會的遺老們在反對了。當時雖然民國，遺老們也還有一部份勢力，結果是不成功。

後來又有奉天地方政府影印文淵閣書之議，由張學良楊宇霆等主持，還不過是實實野人頭，當然是沒有成功之希望的。

綜計以上的簡述，影印之舉，一厄於賄選總統之嬖人，再厄於圖書館，三厄於清室遺老；觀此可以知在中國辦文化事業之困難矣。

二十二年頃，教育部又要影印了。朱家驊呈請先影印珍本八九百種。先由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擬出「影印四庫全書未刊本冊目」來，有三百六十六種書。不料最初就捱了一下棒喝。這就是傅增湘董康葉恭綽的批駁：

「中央館擬目中所收宋元人著述，如經部之石鼓論語問答，四書管窺；史部之太平治跡統類，大金德運圖說，熬波圖；子部之資政要覽；集部之茗溪集，山房集，本堂集等，皆有同光後單刊本或叢書本，何以悉行列入，殊難索解。應即日延聘通儒，從長考量，否則徒令外人齒冷也。」

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與蔡元培聯名具呈教部，主張苟有舊本善本可得，則應用以代替四庫本。結果是官商利於速印而省事，本之善否，非所計也。結果印成的就是這現在的「四庫珍本」。已經變成古董，同時也是圍積的標的的了。

大政根據  
版權所有